





泰西名臣言行錄

美國大總統林肯傳





廣學會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四百四十號

With cordial greetings
from

Mr & Mrs Perry O. Hanson.
Taianfu
China.

西歷一千九百十二年

美國大總統林肯傳

翻印必究

歲次壬子

上海廣學會藏版

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

American Statesmen

LIFE OF LINCOLN

TRANSLATED BY

Rev. H. K. Wright

Ningpo

PUBLISHED B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12

美國大總統林肯傳卷上

美國勵德厚譯　浙江鄞縣魏廷弼筆述

第一章　林肯之材料

林肯者。美之北部人也。祖宗微賤。莫考其名。第相傳爲來自英國云。父年幼時。從勿吉尼省。移至阡的伊省居住。於西歷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力作於田。爲土人所獲。幸其兄發槍擊死土人。纔得免。母亦生於勿吉尼省。其賦于歸也。在一千八百零六年。至一千八百零九年二月十有二日。林肯生。其時境極窘迫。以故林肯自幼所交游。類皆無資財無學問者流。或謂其母固遠勝於他人。母此未足爲確據也。父業木工。藝不甚精。志亦不甚高。無足稱述。平素未嘗向學。除畫押外。不能作一字。且蹤跡飄泊靡定。有室之明年。即移居焉。閱四年。又移居焉。再閱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六年。復離阡的伊省。移居音的亞納省焉。然其器物甚少。僅僅有斧鋸鍋釜之屬。及被褥二三。酒二一千餘斤而已。至所搆之屋。

四圍各十有四尺。且牆垣缺其一面。其陰陋也蓋如是。遲至翌年。始遷於稍勝者。然其壁不啟窗。地不鋪板也。依然。母不勝艱楚。於以殞命。時林肯纔九歲耳。越年餘。父娶後妻。其人性頗慈善。且隨有家產。志趣亦屬不凡。撫養遺兒如己出。并能感格其夫。以修葺房舍。自是林肯較前暢適矣。顧林肯自幼穉以迄長成。鮮有求學之機。每載中祇得數星期。綜計之不過一載耳。其幼時所閱之書册凡六。一聖經。二伊索寓言。三魯濱孫格魯沙。四旅人入勝。五美國史。六華盛頓行述。厥後亦嘗觀顯理格雷法蘭克林二君行述。索士比亞勃爾奈二君著作。其書固屬不多。然能百回不厭。則獲益自非淺鮮。至演習算術。用一木鍬以代石版。其貧困從可想已。且其爲人也。當少小及稍長之時。與衆無甚異。所異者。即身體較强。及善發噱以動人聽。是顧其始年未長大。例應受束於其父。迨將得自由之日。（美例凡男子至二十一歲各得自由可離父母）其父適欲遷往奕倫諾爾省。廼稍助其築室耕田等事。而後敢離之。嗣後雖心敬其父。然不甚與之往來。甫閱數月。即

偕二友。駕舟密士失必河。將羣豕及包粟（俗名六穀亦名珍珠米）等物。運往南部新疴爾良城。此即親見黑人爲奴之首次也。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復往其地。船中有黑人十餘。均被鐵索縛住。迺寓書於其友曰。余目擊乎此。一路甚不開懷。蓋心中爲之惻然矣。時主人久已信任林肯。命其經理絕大店鋪。幷以一磨粉廠付之。嘗誇於衆前曰。我有一夥。將來必爲美國總統。蓋非無所見而云然也。至此地俗例。凡有名之人。皆須戰拳。林肯雖不此之喜。然以辭謝爲足羞。嘗不得已而爲之。有一技藝頗高者。轉見敗於林肯之手。而其後非獨不怨恨之。且親之近之。而永以爲好。斯亦奇矣。然此猶非事之最要也。其所最要者。林肯嘗欲讀文法一書。而求之此地不可得。後聞相距十有八里之遙。有庋藏此書者。迺往而借觀之。又其在鋪中時。將貨物售於人。所用之銅圓。無意而浮收其四。入夜知之。惱而不成寐。直至奔馳數十里之程途。往還之。而心始安。蓋不喜與人相鬭。而惟喜待人以誠也。既不欺人。幷不自欺。以其所存之念與志。一以誠爲主

也。洎乎年既壯。多變其少時之性質。惟此終不改易云。時美之西省所居之人。多從饒有文化之地而來。然地本僻陋。最優之文化無所用之。故言其地同而言其人則有異。有開闢荒穢。不避艱險者。有拋棄職業自安游惰者。有甘於爲匪。恃强以嚇財者。有巧於經商乘機以弋利者。有明理義循規矩創設議院以導文明者。有擅口才矢血性。喜辦公務以圖利益者。外此品類尚多。不可枚舉。然貌雖離而神則合。用能固結團體。而并無所軒輊於其閒。譬之釜水沸騰。將何從而分析之耶。第性多好動。不能終淹於一處。其營貿易者。往往失一利而卽他徙焉。其任教習者。往往經數月而又他徙焉。爲教師者亦然。其傳道禱神。及行婚喪禮於彼於此。迄無定所。卽業乎農者。一聞某地收穫較豐。遂舍其舊而往耕之。且其人之不能閱文字者甚夥。而其所戲則有二。一習拳一飲酒是。然林肯以酒爲無味。而素不之嗜。彼所以詫之爲奇也。至若此處人民之相聚。其因賽良馬之跑也有之。其因剝包粟之殼也有之。（美俗包粟熟時男女聚而爭剝其殼以遲速爲勝負）

其因觀結婚之禮也有之。其因辯論選舉事宜也有之。其因講道而開大會也有之。其因縊死罪犯也有之。且夜間無所事事。常羣聚於販賣食物之鋪。非評議國法。即相與笑談。此固林肯所見慣者也。當林肯幼少時。彼等所知甚粗。故所說甚粗。至其論治國之術。祇能論其人之賢與否。不能論及其宗旨。逮乎林肯稍長。則彼等知以宗旨爲說。且文化漸開。亦多有建築樓屋。購閱書籍者。絕不類昔日之遷徙無常矣。蓋其人固皆喜政治學。又喜法律學。欲藉斯二者以開風氣。移俗尚。而林肯適能發明乎此。安有不爲所歡迎耶。且林肯善體人心。既合衆人之心以爲心。復能代表衆人之心。故幼時雖一粗鄙之人。而其後聲名遠播。始則全省人信之。繼且見信於全國矣。然則林肯之爲人。何以前後迥不侔哉。無他。所交之高下使然也。即其著有詩篇若論說。前極俗而後極雅者。其原因未始不在乎此。蓋一爲困阨之作。故其所言者。即供人奔走者亦能之。迨一有釋放黑奴之志。則命意遣辭。亦因之卓爾不羣矣。

第二章　林肯青年之事

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林肯嘗充兵數星期。與作亂之土人戰。時隊中推之爲長。迺不禁色然喜。謂凡可喜者不是過。未幾驅逐土人而其亂乃平。嗣林肯求爲奕倫諾爾省議院之議員。惜時人以其貌也疏。年也少。多不願舉之。雖府選得列爲一。而道選則降爲第三。不得任。於是變計而營生業。然無懋遷才。甫及一載。非特不獲贏餘。且負債頗鉅。雖其初有合資之一人。至是而避往他處。置此事於不理。惟林肯自按其量。延至十六載之久。始盡還之。時林肯業已私習法政學。雖旁人多哂笑之。而志終不移。其後得充本鄉郵政司三年。然薪水甚微。難以度日。幸其府中量地官派之爲副。纔得稍增其俸。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百姓復舉省議員。而林肯票最多。迺膺其選。然其在任之日。非大有所建白。亦觀之聽之而已。當是時。林肯纔得聘妻。然未及吉期而其妻死。於是憂傷抑鬱。腦爲之亂。使其憤懣之性。一觸卽發。以終其身。至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林肯又

請衆人舉爲省議員。按此時之例。凡求爲議員者。須先往各處演說。令人聚而聽之。然他人之於此舉。往往置酒以助聽者之興。然後登壇而暢所欲言。倘聽者猶不之服。卽下而以老拳相贈。甚或相刺以刀矛。其粗鹵蓋有如是者。若林肯之措辭。誠娓娓以動人聽。卽有時爭論是非。仍不失舒徐之態度焉。嘗語人曰。他人所說。易惹衆人之氣。余則甯不爲此。時聽之者皆知其無私心有正理。乃不得不服之。是以該道所舉者九人。而林肯得稱爲首也。當議員會議時。所定築路濬河開礦諸工程。經費過鉅。乃借外債十二兆金錢以充之。林肯亦贊成焉。後各議員派其爲理財委員。然林肯生平。於此事最其所短。卒至絕無所措。而債款之待還孔亟。人民又無力以擔任之。於是林肯自認其向多貽誤矣。至黑奴一事。議者多以爲畜之宜。而謂爲不宜者僅二人。其一卽林肯是也。然林肯於閒暇之時。依然力習法政學。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三月。閒司法署許爲律師。迺於議院閉會後。亟遷居於省城中。其時遇有一友。遂與之同辦訴訟事。

然此二人者。俱以喜辦公益。而不惜光陰。則充律師之日少矣。且林肯亦嘗爲辯論會員。其所演說者。多發明後所欲爲之事。蓋自以爲必得受官爵。助國家爾。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及一千八百四十年。百姓又復舉爲省議員。以例應越兩載一行選舉也。然林肯歷此兩任。其所與議之事。仍屬無足重輕云。

第三章　林肯爲律師及大議院會員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林肯纔娶妻時。一友已他適。乃復取一友。與之事律師之所事。其人名赫爾達。直至林肯命終。未嘗離之。然林肯之爲律師。其才不甚高。僚友中固有能勝之者。蓋其於法政學尚淺也。至其伸辯於陪審官之前。最能使之佩服。此卽其所以過人者歟。然於所辯護之事。其理直則詞不屈。其理曲則詞不强。是以延之者雖衆。苟覺其事不衷理。甯不得酬金。斷不願爲之辯護也。蓋其平生之所注重者。不在乎充律師。而在乎辦公事。故既得爲省議員。又復求爲國會議員。惜其時罕有舉之之人耳。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林肯又請

人公舉之。時美國之辦公事者。分爲兩黨。一爲從民政者。一爲助民政者。林肯乃助民政者之一也。按選舉之成例。兩黨須各舉一人。論辯於衆人之前。俾其得以定選。當時敵林肯者。其才非不超卓。然林肯非獨恃其才。并施一術以結衆心。此其所以終能獲勝焉爾。顧林肯入大議院時。美國適有墨西哥之戰事。雖議員大半目之爲不義。然業已動兵。不能復退。則經費祇得承認之。第議員雖允出軍費。固靡不追咎總統之主戰焉。時議員亦提議畜奴一事。而意見各不同。有極惡之者。有極喜之者。有微惡之者。有微喜之者。林肯於此四類中。乃微惡畜奴者之一也。此次之會議。林肯仍無大事之足述者。

第四章　南北兩部之程度

美國西北部。議定不畜黑奴久矣。一千八百二十年。密蘇爾釐地成爲省。雖屬於西北。而黑奴猶許其畜之。至南部之人。雖久於未成爲省之地。不復求畜黑奴。然其心恆因之不快。以其自知畜奴之例。若不精詳保護。恐其後終必失之

也。蓋南部地方狹隘。無可推廣。北部多空曠之地。人民逐歲增加。不久必成爲省。是北部之省漸多。而南部較前無所異也。北部無黑奴。且非人人喜有黑奴。則畜奴之例。勢必爲所壓倒。南人因而畏懼。各欲出一術以保全之焉。時得撒及新墨西哥兩地。不屬於美而屬於墨西哥。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得撒叛墨。南人大喜。其次年。得撒獲勝。乃離墨而爲自主國。雖墨猶望有法以挽回之。而得撒則惟願與美相聯絡。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其地果爲美屬云。然美與墨定界。而墨人竟不之服。時美總統名波克者。乃屬於南人。謂墨人倔強如是。當以兵力從事。其實波克存有私見。以爲一戰勝墨。非特可有得撒地。即倍於得撒。亦未可知。則畜奴之例。可以推行於靡旣。迨至和議告成。果於得撒外。復得新墨西哥及加利福尼亞地。於是議員於新得之地。宜許其畜奴與否。不能不詳加商議矣。正會議間。忽聞加利福尼亞產有金礦。各處之人爭趨之。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所集之人民旣夥。迺公舉代表數員。向美國大議院。求許其成爲

省。并求畜奴之例。永不行於其地。南人聞此消息。不勝驚愕。其後聞新墨西哥亦將如是。則驚愕益甚。所以諸議員之爭論其事。幾有鼎沸之勢焉。幸有顯理格雷其人者。素優排解才。時雖年已邁。體已衰。猶能出而調停於其閒。雖其所提議者。始固不見悅於諸議員。而後則一一皆諾之。五條之中。其要者有三。一加利福尼亞。許爲永無黑奴之省。二新墨西哥。許其得成爲省之日。黑奴一事。自行議定。三即創設捕治逃奴之律。是其實此乃權宜之策。林肯亦知將來必至有變。復須他人議決之。而蚩蚩者固不之知也。然議員以地之未成爲省。其畜奴與否。置之不顧。此實弊之極大者。蓋南人於閒散之地。不論南北。終將伺隙乘機。或誘以論辯。或脅以鋒刃。俾此中人許其畜奴也。且黑奴之有無。凡未成爲省之地。聽其自主。議員果明明言之。時林肯已出大議院。聞之大不以爲然。蓋主其議者。名道革勒斯。即奕倫諾爾省所舉兩議員之一也。美例大議院每省舉二人之上議員故當其回省語衆時。林肯猶與之辯駁。而彼終爲所屈云。一千八百五十

五年。林肯求爲大議院之上議員。然以其微惡畜奴事。致有誤謂其惡之實甚者。故一時猶不敢舉之。蓋奕倫諾爾省中人。大半不甚以畜奴爲非也。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乾薩斯地欲成爲省。因其在密蘇爾釐之西。故密人之喜畜奴者。往而強其亦畜之。觸北人之怒者此其一。捕獲逃亡之黑奴。按律送回南部。其困苦之情狀。百姓皆瞪目視之。觸北人之怒者此其二。大議院之上議員主持不畜黑奴。有一舉自南部者。乘其不備。以梃猛擊之幾死。觸北人之怒者此其三。先是北人尚少力抗畜奴之事。自有斯三者。於是別立一黨。以力抗畜奴爲宗旨。所謂從衆政者是。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又屆舉總統之期。衆人所選者。乃從民政黨人。名曰蒲加那。其爲人也。在承平之日。尚稱其職。若國家遇有重大機關。實無才以當之。當其蒞任之始。大理院榜示有云。黑奴乃人之產業。無論移往何地。皆得攜以自隨。則向之所定地成爲省。有無黑奴。得自議決之例。至是而作廢。此又觸北人之怒者也。越數年。乾薩斯人。會議黑奴之宜有與否。久

不能決。以不喜畜奴者雖多。而其喜者。恆用强硬手段以恫喝之。卒至議員發議。謂其人苟許畜奴。即許其成爲省。否則斷不之許。於是不喜畜奴者流。起而抗之曰。如是則此地甯不爲省也。時道革勒斯。力助不喜畜奴之人。然其平日望爲總統。於人不論南北。皆善趨承之。可知此番之偏袒北人者。實出於不得已爾。一千八百五十八年。道氏又請衆人舉爲上議員。蓋自以爲兩載後。庶可有總統之望焉。

第五章　林肯與道革勒斯辯論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林肯與從衆政者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該黨請衆人舉爲上議員。而其時之從民政黨。則舉道革勒斯。是二人適相爲敵也。按西例。凡被舉之人。須先演說於舉之者之前。當日林肯作而曰。今日之美國。一過渡時代也。一家自相分爭則不立。可知我國之國政。斷不能畜奴者半。不畜奴者亦半。余甚望我合衆國之終於相合。則分爭之端。不可不亟除之。或者阻止畜奴。

務使通國之中。將向有之弊俗。掃之至盡。即不然。亦當使以畜奴爲利者。逐漸推廣。直至南北一轍而後已。語畢。其友詫曰。君蓄有此志。而今竟明言之。衆人聞之。將不汝舉矣。林肯答之曰。甯衆之不我舉。不明言之。余終無以質天良也。又曰。今君等以鄙言爲河漢。迨屆乎其時。當知余有億中之智焉。時省中國中之人。聞林肯之所言。大率不之服。林肯欲得一術。以使其說較明。語較詳。乃力挑道革勒斯。願於大廷廣衆前而與之辯。道氏許之。至相與遷移七處。衆人聞而大悅。故每値互論時。聽之者以千萬計。其論辯之初。道氏曰。林肯汝自謂國中之黑奴。欲使之盡有或盡無。必將力助之。揣汝之意。即因此而肇戰釁。有所不避歟。林肯則曰。余非謂能自助其事。乃謂我國之將來。勢必至此。然汝既以之責余。余終望畜奴之例。一旦得盡歸於澌滅也。今余既自道其志。且復度凡喜畜奴者之志。彼直欲推行畜奴之事。成爲永例。其平日粗暴之舉動。在外貌觀之。似屬偶然。實則有一羣相聯合之主義也。余知其不久必復設一例。不特

於未成爲省之地。許其以黑奴爲產業。即地之已成爲省者。亦將許其畜之。第不知於彼等議定此例之日。汝其助之否。道氏至是無以對。祇曰。余惟遵依大理院之命。然聽者俱知其爲遁辭矣。已而道氏又曰。汝爲從衆政者。黨中均係北人。惟我從民政黨。則南北人俱有之。林肯答曰。我黨固僅有北人。然汝黨雖南北相合。而所定之例。不能通行於南北。以北人得平等自由而南人則有奴僕也。於是道氏詰之曰。汝視黑奴究若何。將釋放之乎。抑將視爲兄弟乎。雖我國立憲。以平等自由爲宗旨。然此乃專屬白人言。於黑人無與。余非特不視若兄弟。亦終不願以親戚視之。按道氏之設此問。意實狡甚。蓋當時之不喜畜奴者。固難定釋奴之後。視黑人爲何等人也。林肯迺復答之曰。汝謂平等之例。無與於黑人。恐後此於白人中。亦將判其微賤者。而謂其無與乎此矣。且余所謂予黑人以平等者。固非謂一切皆然。而其大要約有三。一爲保生命。一爲得自由。一爲覓幸福。至其智識與文化。以及治國之權利。黑人固不能與白人同。則

名雖視若兄弟。而其實仍不以兄弟視之。蓋非許其得有選舉權。及得爲陪審官與大小各員。亦非許其得與白人通婚。所許之者。不過使之自生其財。自食其力而已。由是觀之。林肯之意見。其異於極惡畜奴者遠矣。蓋彼則惡其事幷惡其人。而林肯則不惡其人。祇惡其事。非理之不可惡人也。林肯以爲南人之所行。固背乎理。而其心究屬可原。此亦何容過惡哉。其論辯時。不過欲以公正之理。宛轉勸導。俾衆人卒悅服之而信從之耳。而道氏則一事誤於前。雖欲使南北人共喜之而已。爲南人所疑。以嘗助乾薩斯爲無奴之省故也。迺謂大理院固許凡往荒地者。得攜黑奴以自隨。然其地果不喜有奴。可自定一例。永不保護之。則畜奴之事。亦將漸絕。林肯乃大駁之曰。我美國立憲所規定。省中所自定之例。斷不能與大理院所定之例相反也。由是道氏之所論談。不獨不見悅於北人。卽南人以其置棄大理院之所許。則惡之尤甚。且林肯此次之論辯。所存之意。非專求爲上議員。其所要者。無非欲喚醒北人。使之共矢熱忱。以抗

畜奴之事耳。蓋當時之人多有淡漠爲懷。視奴僕無異於他種產業者。林肯則既斥爲非。且從而曉之曰。余所以力辯乎此者。以畜奴乃背理之事也。道氏謂其地如喜畜奴。我輩不宜阻之。然余以爲事既背理。則阻之亦宜。蓋背理之事。自古之秉性公正者。未有不之阻也。按林肯之論辯。其理甚優。以未甚讀書之人。而所說者能如是。奇矣。其友迺復勉之曰。汝終須依衆人之程度而言。林肯答曰。所講之題極要。詎可自卑其說。以博衆心之歡。厥後百姓舉行選舉時。果舉道氏爲上議員。林肯聞之。自覺失望。然而東部紐約等省人。誦林肯之辭。極稱爲善。且請其演說於此。林肯許之。迺於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往焉。林肯身材極長。且容貌粗陋。儼若土人。故東人初見之。多有哂以鼻者。迨至一聆其言。纔知其內所蘊蓄。固不等於外也。至其勸人之意。終在乎安然以釋奴。迺謂如欲使南人滿意。必須格外依順之。不但說之於口。且須踐之以躬。既送回逃自南部之奴。并將北部不喜畜奴之例。刪除使盡。則畜奴之事。例不得

禁。彼且自以爲遵例而行焉。然余等以爲背理之事。縱不斥責之。亦不宜允許之。雖成例之垂。固難驟革。然終不可任其勢之擴張。亦不可不想一法以除之淨也。時林肯之言若是。無怪乎紐約人一聽之。靡不欣悅云。嗣林肯復往馬薩諸塞、洛哀倫、紐罕什爾、哥內的吉省演說。爲各處之人所悅納。從可知其所措之辭。實足賅從衆政黨之大旨矣。獨是道氏包舉從民政者之旨以立說。林肯包舉從衆政者之旨以陳辭。而其所兩相爭論。僅僅畜奴一事。從不言及破壞合衆國者。斯亦有足奇也。蓋其後南北至有戰事。有謂其勢將分爲兩國焉。然而欲分者南人。謂例有可援。美國旣可叛英而自立。則南部何不可叛北之有。北人答之曰。凡叛者非無故而然。英人肆虐。故我國不得不叛之。今北人未嘗虐待南人。則汝將誰叛乎。南人曰。汝等不許我推行畜奴之事。且恐終必强我除之。此我等之所以樂於叛也。由是觀之。畜奴與分國相牽連。則二人之祗論乎此而不論乎彼者。亦安見其不可耶。

第六章　林肯被舉爲總統

自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起。林肯有友多人。屢欲舉之爲總統。初林肯辭謝之。謂不敢肩此大任。迨其友勸勉再四。始允諾之。於一千八百六十年五月初九初十兩日。奕倫諾爾省從衆政黨之各代表。聚而舉之曰。我從衆政一黨人。宜選林肯爲總統。時一無異詞者。已而從民政者。則舉道革勒斯。然不贊成者甚衆。且因而分立南部之從民政黨焉。此皆因林肯於論辯時。不從其友之所勸。定欲駁倒畜奴事。使通國之人。皆知道氏之所言。不能使南北人同喜也。然使從民政者不分而爲二。則道氏定能獲選。以國人大半屬於該黨耳。乃該黨既分。則從衆政者較多。於五月十有六日。從衆政黨諸代表。聚於其加哥城。舉行投票事。時各省代表之所舉者共六人。其首次雖西華君票較多。而數尚不足。二次亦然。至第三次。林肯之票。得三百五十有四。於是衆人起而歡呼。且稱道不置。蓋自白人入美洲以迄於茲。事之大有幸者二。一舉華盛頓爲將軍。一舉林

肯爲總統。然從衆政黨之舉林肯。不得自以爲功與智。蓋林肯之爲人。非衆人所詳悉。其能舉之者。旁觀固謂其出於偶然也。且從衆政黨代表之舉定林肯。與衆人之選舉總統相距凡五閱月耳。時林肯之友。常設微妙之法使衆人卒至願舉之。雖衆人已知從民政黨一分。則從衆政黨之所舉。必能獲選。特恐諸極惡畜奴者。復將暗施一術。使衆人不舉林肯耳。蓋斯時一大有名之人名曰斐列。亦係惡畜奴之極者。嘗作論以示衆曰。林肯願將南方逃奴送歸其主。我等宜呼爲逐奴狗。其言如是。則其心可知。然而極惡畜奴之人。實未能感動美國之人心也。嗣衆人果舉林肯爲總統。南人聞而大喜。以爲後此終得遂破壞合衆國之願焉。

第七章　林肯從被舉至蒞任之時

自百姓之舉總統。至總統之蒞任。其中須隔有四月之久。時蒲加那仍爲總統。北人無可舉動。惟靜以觀南人而已。雖南人之中。不喜國之分裂者居其半。然

其上等社會人。時時激動之。使其終有願從之一日焉。是年十二月十有七日。南喀爾勒那省。開特別大會。其主議者曰。我一省自今以往。定與合衆國分離。自爲一邦云。人民聞而喜甚。其巡撫亦遣委員往總統處。與之商議分産事。明年正月初七日。密士失必省。仿其所爲而應之。初十日。佛囉里達省亦然。十一日。亞拉巴馬省亦然。十八日。日爾日省亦然。二十六日。魯西安納省亦然。至二月初一日。得撒省又然。時蒲總統年既老。其才亦不甚優。故不善理事。嘗作一書以付大議院云。朕不能禁此主分之人。卿等亦不宜阻之。北人聞總統之爲是說。怪甚駭甚。雖然。北人中之饒有名譽者。亦不喜用壓力以制南人。即新聞紙之主筆名革里利者。其力勸革除畜奴之例。歷有年所。至此時有可乘之機。轉生畏懼心。而不復以之著爲論。則蒲總統見南人勢已決裂。而北人之心猶搖搖其無定。固無怪其不敢禁阻之也。至大議院中之北部議員。亦多以議和爲上策。不敢擅定流血主義。恃强横以與南人爭。然此特其暫焉耳。雖北人始

以流血爲可懼。繼而思流血其事小。保國家久長之治安其事大。綠是內閣大臣之屬於北者。不服總統之所定。知其中有陰助南人者。則强其易之。至南喀爾勒那省所遣之委員。幷不許其接受之。大議院亦謂總統之書語極含糊。未足爲據。迺卽日於華盛頓城。特開治安會。冀得有一術。使合衆國不至於分。然而南人或不肯派代表與會。則所聚之人。論議良久。迄無成效。二月初四日。南部七省之代表。會議於亞拉巴馬省。欲成一新國。自定國政。乃舉大維斯君爲總統。而其時畜奴省之未叛者。尙有八省云。獨是南人之已叛者。白種二兆六十萬。黑奴二兆三十萬。其未叛者。白種五兆六十萬。黑奴一兆六十萬。而全美之人數。則至三十一兆之多。乃欲立新國之人如是其少。而膽竟如是其大。者。何哉。蓋觀革里利一流人力言講和之利。知北人必不至用壓力以阻其謀。新也。二月十有四日。大議院例須檢明選舉總統之票。或謂南部之兵士將往阻之。而實則無有其事。然林肯已將從奕倫諾爾省。往華盛頓都城。亦有謂南部

之人將乘其不備以行刺者。因其時北人多主議和。而林肯不以爲然。嘗作書以遺南人曰。余固願不用壓力以强汝。然以余觀之。南部欲自立一國。實非遵例而行。倘日後萬不得已。亦惟有以兵戎相見。南人聞之。惡之特甚。至有呼爲奕倫諾爾之猿猴者。且有欲用槍彈等以暗殺之者。二月十有一日。林肯啓行。沿途深自戒愼。卒至微服而入其都。此固非其所願。乃其友勸之使然。於十有四日。林肯一至華盛頓。卽多有治安會中人。往訪之。先是南人聞其貌甚醜。言甚粗。而以爲不足憚。今一見之。知其爲深能自持之人。所言固衷乎理。而其所顯之志亦堅而卓。於是南人纔知林肯之才。其勝人也遠矣。林肯嘗謂余所欲爲。不過欲保我國政。前途雖遠。盡屬光明。且其面現有憂色。一若其心曾擔任國中億兆人之禍患。故不論遇之者之爲南人北人。靡有不爲所警醒。爲所開導也。三月初四日。林肯蒞任。是日也。天朗氣淸。陽光布濩。聚而聽其演說者極衆。其所演說者。大抵關於美國合衆之例。有曰。我數十省之成爲合衆。乃相期

於久遠。斷不能一省自爲一例。與合衆之例相違。朕今者必須兢兢焉以保國政。俾各省得守完全之法律。故凡於治國有係者。若稅關。若報館。終將保全之。遵成例以徵賦稅。時南人一聞是言。知北人苟從其思想。不越數月。必至有爭戰之事焉。然從衆政黨之人。固自謂所定之大宗旨。無非阻畜奴之事。不使推而彌廣。初未嘗欲悉數而除之。卽林肯之於此事。亦言之不憚諄諄矣。嘗詢南人曰。汝等之叛我國家也。何故。南人答之曰。從衆政者。類皆惡畜奴之事。而目之爲非理。知其心存有偏私。勢必至除之以漸。我等至此而始不之從。晚矣。按南人之言。殆亦未可厚非者蓋其時之從衆政者流。已謂畜奴乃野蠻之遺俗。與納妾同。西華亦云。我等不敢久許有此。恐未免爲後來爭戰之端。南人所以謂此時而不之叛。畜奴之事。終必爲所盡除也。且南人於此。祗認爲離而不認爲叛。以叛乃背乎國政。而離則不然。或謂此七省中人。其不願離者甚衆。然其不願離者。亦非謂離之乃背乎國政也。若北人則無論其喜否畜奴。亦無論其

爲從衆政從民政。概謂分國非背國政而何。故於畜奴一事。各有所見。持論多歧。至其論分國之事。則衆喙一辭云。林肯蒞任時之演說。亦嘗發明當今之務。其所急宜提議者。不在乎畜奴而在乎分國。夫林肯所有之名譽。固自力抗畜奴而來。乃僅以分國爲辭。而絕不言及畜奴者。此卽其智之大過人也。

第八章　戰事之始

林肯蒞任之始。不敢過於自恃。以爲國家之重任。非一人所能肩。幷未知他人之願共肩與否。是則可憂也。蓋南部諸省之離之者。已居其半。而其餘亦在將離未離之閒。則其不願助己也明。甚至若北部之人。雖多願舉之爲總統。然欲其助戰若何。究亦有難言者。時斐氏革氏二君力勸北人不可與南人決戰。而甯與之分。其餘亦多存有此見。如是則林肯未免膽寒矣。然林肯最能窺測衆人之心。倘不幸而致有戰事。知衆人必能助之。所難者北人中之有聲名有才能以辨政事之人。平素不識林肯。猶不之信耳。故林肯於初蒞任數月中。祇得

謹恪以將事。其首務在乎選內閣。固欲得名實俱優者以任之。然其人多不之識。不願爲其所選。幸林肯以好辭勸慰之。而其選始定。逮乎內閣成立。卽有代表三人。自南部來。此蓋叛省之所派遣。意欲與北部議立和約也。然大維斯之遣此三人來北者。實有狡意寓乎其閒。蓋祇望北部主和者流。一承受之。則北人自相爭論。卽不能一心以與南人抗。而固非望林肯之能承受也。後林肯果力拒之。內閣主外務之西華君。雖拒之不甚力。然亦不之承受。至四月第二星期。代表乃辭去。再閱數星期。南北安謐而無所事事。蓋兩總統各存觀望之私。而不甘爲戎首。然兩部之人民。俱怪總統之情狀。而催其亟爲之所矣。時南喀爾勒那海灣。有一絕大報館。名曰撒默德。南叛省久欲得而甘心。然其中則有北部兵士守之。惜其糧甚少。於正月初九日。有一輪船載糧往助之。而南人擊以巨礮。不使之近。至林肯蒞任之後。該報館經理人奉之以書曰。敝館糧已告罄。此事究應如何處置。務祈裁示。於是林肯以之與內閣商議。或謂宜力助以

糧。或謂宜讓與南人。然林肯貌雖兩聽之。而其心已決。迺派人與船。誓以糧往。無如南部之將軍聞有北船來助該館。卽隔岸礮擊之。自四月十二日清晨始。至十三日之夜。該館抵禦之力盡。乃降於南。蓋林肯不長於軍政。當遣船運糧時。曾有一誤。以故至則時已遲矣。報館已降矣。然於此足見南人之實啟戰釁也。其時之百姓。一聞撒默德報之降。乃大爲所激動。蓋南人因而大快。北人亦因而大怒。於是道革勒斯卽往訪總統。且電告其各省之友。曰余已許總統如量以助國事。此乃道氏之存有美意。實足爲總統之後盾。蓋從民政黨之人。大半聽從其言也。自是各部各省各鄉之會議。有勸以保國者。有決於從戰者。四月十有五日。總統發檄云。方今須有七萬五千人充兵役三閱月。則百姓以爲三月後。其事定得告竣已。時林肯亦許大議院於七月初四日開特別會以議其事。雖衆人皆以爲太遲。而林肯實恐前二三月中所辦之事。反爲所擾。且欲設有一術。使阡的伊省能屬於北。得遣代表以與斯會也。然自林肯之檄出。南

部聞之卽其未叛之省。亦謂不願遣兵以爲助。而北部則立聚數十萬人。惜其數雖多。大抵無軍人之資格。顧其事甚急。以華盛頓城逼近於南。有謂南人必將速攻之。而美國之常備兵僅有一萬七千名。大都散於各處。則不能回而自保其都。幸馬薩諸塞省巡撫。知將來必有戰事。備之已豫。於去歲之冬。訓練兵士不稍懈。十五日接總統之檄。卽電召兵士集於波士敦城。十七日晨。其第六營之兵。業已起程。時內閣之主軍政者。命其從巴的摩城而來。乃其地之喜分國者極衆。一見乎此。卽起而與之鬭。致使兵士死四人。而彼則死十有二人。至十九日下午之五小時。兵士抵華盛頓。辦政者之心稍慰。然自總統觀之。南北交界諸省。爲最要。終須施以一法。使之願於助北而不願於助南。巴的摩乃屬於馬理蘭省。其人民聞城中之人。有爲北部之兵所擊死。大爲不服。林肯迺定於數日之內。不使兵士取道於斯。然終欲不經此省。則斷乎不能。故使其怒漸平。至五月初九日。北部之兵。復得安然而過之。卽此省議員相聚。亦決不欲屬

於南矣。至勿吉尼省。林肯亦欲羈之以法。使屬於北。蓋此省之不喜分者。固較喜分者爲多。然喜分者之心急甚。往往合而恫喝不喜分之人。且其中有一最優之將軍名李羅伯者。林肯欲延之爲元帥。李君答之曰。余固不願分國。然素屬於南。斷不敢偕北部兵士。破入我故土。請辭。俄而省中人決於主分。且派李君自督其兵。則北人失此省并失此人矣。然而此省西北數府。不從其事。自分爲省。名之曰西勿吉尼。至今猶存云。至阡的伊省。雖喜分者亦用强橫之法。然不喜分之人。其膽稍大。故此省不屬於北。亦不屬於南。然林肯絕不之强。祇用婉言以勸之。使其派議員赴大議院與議。卒至不主於分。蓋其智也。若田納西省。不喜分者亦多。惜其巡撫及議員大都以分爲喜。乃施强橫以壓之。則其人不得不從。於六月初八日。此省乃決於分矣。且五月二十日。北喀爾勒那省已然。五月初六日。阿干薩省亦然。至密蘇爾鼇省。雖終於中立。然大半係助北者。則是至六月之初。向所隱約難辨者。一旦瞭如指掌。其已叛者共十有一省。且

有三省在半離半合之間。北人自以爲決戰之力。尙不逮乎南人。而林肯則謂爲不然。卽召兵士前來。北人乃立分兩隊。一則力習兵操。一則預備軍需。先是北部製造廠固多。其技亦甚精巧。然至此時而益進。由是觀之。其與向之惴惴焉不敢動兵之情形。已迥乎異矣。

第九章　林肯自表其管理之才

交戰之始。人多不信林肯之大有才。以其所已辦之事。不甚多亦不甚要。而當今之所爲者。盡屬創舉而艱。迥非昔比也。迨其後見其才果大。靡不奇之。以其腦力言。思想極其靈緊。以其心理言。因應極其暇豫。言其膽量則極大。而其能忍之心。亦不可謂之不大。要之能制人不爲人制也。然其時之人。以爲林肯之所知者淺。多有願教誨之而佽助之者。內閣更然。西華嘗欲代之理國事。於四月朔日奉以一書。謂我內閣終須定一治國之法。且舉己之所喜者。有謂甯激動全美洲諸國。與歐洲各國決戰。不許其干預美洲事。其實西氏之爲是說。愚

魯殊甚。林肯亟作書覆之。其辭不費。祗云朕終不肯爲此。於是西氏自知其不得代矣。且百姓以爲事非總統之所習慣。苟能聽受訓導。則事纔可行。而實則不然。林肯之所要者。不在乎聽受訓導。而在乎別其不善者。放膽而不之從。蓋林肯不從西氏之所訓導。乃其大有膽量也。獨是西氏向有善辦國政之名。而林肯無之。且林肯復有大關係一端。南人嘗謂北部若舉林肯。我南省必與之分。則此次之戰事。恐後人謂其所自召。固非北人舉之之故也。是則林肯之責極重。因而自强曰。朕之艱鉅之擔任。斷不使他人肩之。其時不但內閣欲有以曉林肯。即北部之人。幾盡欲上書以曉之。逮乎其後。無論判事行政督戰理財。林肯皆能自任。百姓迺知其無待乎教。固極有智識者也。四月十有七日。大維斯總統出有一示。許南部人私置之軍艦。亦得出以擊敵。林肯總統乃回示云。朕將盡行封鎖其海口。然其事一時難成。以北部兵艦。尙形不足。且所有者多散於他處。亦有數艘爲南人所奪去。所以海軍部急於造船。且籌備一切。不越

數月。南部之海口皆被封鎖矣。從國政觀之。林肯可不事封鎖。祇須照會各國以封閉口岸。則無論糧食器械。概不得運入。然總統與內閣之西氏。其人均甚聰明。不肯爲此。使外國無可置喙。要之爭戰之日。多有不合國政之事。勢出於不得不行。即如拿人審訊。苟非告以刑狀。二十四點鐘後。可以保釋之例。林肯果首先廢之。時大理院會長。遺書以責其擅廢國政。而林肯則置之不答。仍如是而行之。蓋不得已也。迨至大議院開會。總統始以一書付之。示以此事。且謂國政中固載明非背叛之時。不可廢此例。然以朕觀之。方今適其時也。又謂國政中未嘗載明總統或議員可廢此例。故朕於議員未集時。祇得自主之。按此次大議院各員之會議。在於七月四日。總統所付之書。乃復語以撒默德報及交界諸省之事。且問以國中數省已與國離。可目之爲叛否。蓋其以簡賅之辭。發明國中少數人。欲誘全國之人。皆懷反側。使法律枉立於其閒。總屬不宜。故其末尾有云。戰禍固爲可懼。然今乃不得不然。若從南人而與之講和。勢終歸

於無用。倘民政許此少半人。則多半人亦將靡然從之。且百姓之所以舉總統者。乃望其治理國家。而固非望其分析國家也。要之林肯此書。半是論議。而其所要者。卽求其許聚兵士四十萬。及金錢四百兆以充經費。其後百姓及大議院。靡不欣然。受且大議院多許以兵士十萬。經費一百兆云。八月六日。諸議員散會。然其於未散之時。聞人有謂戰則戰矣。其如近於戲何。故其意見益決矣。時北部之兵。逐日來集。雖業與南人稍有交戰事。而北人則惟望速決一戰。前往力吉門。力吉門者。南部之都城也。然北部兵士。大抵無軍人資格。事事未能熟練。其元帥亦知之。故寧從其緩。無如北人促之曰。今南部之兵士。何嘗悉爲熟手。急往而攻之也可。卽政府亦如是云云。所以於此時祇得舉動矣。七月十有九日。北軍行至一溪。名曰蒲拉。適遇南軍。遂與之開戰。當其始。北軍似可獲勝。不意南部復派新軍來助。而北軍又不慣於戰。乃懼而奔。然南軍本將潰散。至是而轉能獲勝。乃不勝其誇張。且有離營而南歸者。謂其人曰。戰事已熄矣。

北人已降矣。而其實此次之戰。乃有裨於北人。蓋自今以往。始知獲勝之非易易。不能速爲之。終須持之以時日。爭之以毅力也。

第十章　麥格雷倫之始事

蒲拉溪交戰之明日。有一將名麥格雷倫者。林肯召其速來華盛頓城。其人素習軍旅事。亦嘗施一良法。從西勿吉尼省。驅逐南部之兵。人咸稱其有將才。所以林肯命爲北元帥云。至其所視爲至要者。卽訓練兵士。使其各有軍人之資格是。蓋此輩之人。大半是勤守職業者。一旦爲愛國之心所感。乃出而爲兵。其身體固屬强壯。其智識又甚優。其操修亦足稱羨。之三者實勝於凡爲兵者遠矣。然不獨不習於兵法。且不知爲兵之難。卽其爲千夫長者亦然。以故不能訓練之。則欲使其繁而雜者。盡變爲有用之兵士。誠非易易。幸麥帥適擅其才。甫閱數月。兵士習練其所事。歧異之人。化而爲一。遂成制勝之利器焉。至是歲之秋。兵士僅勤於操練。不曾往攻。百姓意殊未滿。依然以前往力吉門爲言於十

月二十一日。兩軍果微有戰事。南人又獲勝。以北兵之千夫長。才智淺甚。未諳兵法故也。然百姓仍催麥帥以何不前進。而麥帥於此。其心略驕。謂汝等何知行軍事。政府亦如是催之。而彼亦答之以此。蓋其不甚服從林肯也。在麥帥之意。欲使軍中一切整齊。然後帥之以往。絕不意百姓之視爲寬懈。定欲於冬季前冒險而進。謂與其怯於戰。寧戰而見敗於南人耳。惜麥帥果於自用。終不稍徇其意。惟林肯不然。苟知百姓之意見若何。必將勉從之。以兵士固其所遣也。故其催麥帥也爲尤急。麥帥迺答之曰。南軍操練之法。實較勝於我軍。且其兵多築濠以自衛。則攻之愈艱。至言乎兵數。彼之過我也亦甚多。不知三端之中。其一與三。乃麥帥之所大誤者。蓋南北兵操。固不相遠。且北軍實多於南軍也。

按國政所定。軍不論海陸。均以總統爲之大元帥。所以林肯雖不慣其事。然終不自諉其職分。而猶且力習乎此。人或謂其軍務多舛。或謂其將略甚優。然謂其絕不私圖一也。且其時任事之人。多有妄自尊大。互以懷私相控告者。然從

無謂林肯之有然也。蓋林肯祇有一意。終欲使得救其國。故惟知日守其分。盡心力以將事。絕不望旁人之稱爲榮耀。并不念及後日如何。至十有二月。各議員復集於大議院。派定督戰委員。而其爲委員者流。大抵不諳用兵之法。然皆極愛其國。且自視其職爲極重。匆匆焉以理其事。雖有時欲有以助人。而轉至阻人。然亦嘗力催麥帥。謂終以奮往直前爲宜。是月也。林肯亦復催之。而其所答不甚恭。且其人曾患傷寒之疾。故於是歲之冬。終不一戰云。時內閣之主軍政者。適易以一人。名曰史丹登。其人實向有才幹。惜性質甚劣。時形驕色。即於總統也亦然。林肯非不知之。所以選之者。取其才耳。蓋祇圖一國之利益。不求一己之暢快也。時林肯亦嘗致書於西方將軍云。以朕觀之。向所論及進戰宜若何。不過係商榷之辭。尚未得謂爲命令也。今語汝。我軍較敵軍爲多。而敵軍之舉動。偏較我軍爲速。朕終欲使我之所得之利。較彼之所得者爲尤大。如是則祇有一術。即多擇其要害之地。同日攻之以大軍。倘其地所駐之兵寡。我即

可入而據之。否則其兵極衆。我亦不妨暫退。按林肯所書若是。實具有謙卑之心。然亦謂今且讓將軍自爲之。如事不得成。朕將復有所命。蓋其於此事也。固非所習慣。然極自信。至乎其時。終能使所行者俱從所欲耳。時附於麥帥一流。最有以訾議林肯。謂其不曉戰事。而猶欲舉以責人。蓋林肯之意。欲使其軍直往力吉門。而麥帥則欲繞道而往也。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林肯出有榜示。其一定於二月二十二日。卽華盛頓之生日。爲發兵之期。不論海陸各軍。均須啓行。有議之者曰。此實愚甚。以海陸軍數之衆。何能齊發於一時。且於一月之前。使敵人預知戰期。其後將何以戰。然林肯之懸有此示。實祇爲百姓而然。迨其後。仍不能遵之而行。因西方之兵。其發也較早。而東方之兵。復逾數星期始發云。正月三十日。總統命麥帥於發動之時。須直向力吉門而往。麥帥卽剖明不欲爲此。林肯謂之曰。朕且以數事詢卿。依卿之法。繞道而行。詎非所用之時日與經費。較朕之所定爲更多。此其一。用卿之法以攻敵。何以獲勝

能較易於朕。此其二。以卿之法而行之。未知獲勝之利。能否大於朕之所定。此其三。朕之所定之法。豈不能破敵人之孔道乎。此其四。倘不幸而見敗。依卿之法而往。非折回不愈難乎。此其五。李帥詳審以對。終謂遵從其法。愈可望勝。且所得之利愈多。於是林肯瞿然曰。若然則寧召衆將十有三人。談判其事。爾後其人大半喜麥帥之法。惜其心非專於愛國。所談論者。多是庇護之。以麥帥固從民政黨人也。林肯迺許其任意而行。然謂有萬不可已之一事。卽欲保華盛頓城。終須所留之兵。足以敷用。是蓋南人守力吉門之思想。實較攻華盛頓爲逐。以一得華盛頓。逐出北部政府。馬理蘭一省。卽歸於南。且歐洲各國。亦將認之爲國而願助之也。越二年。華盛頓城。果如林肯之所懼。幾被南軍所攻入。然林肯所存之心與所守之職。終望乎克保其都。惜麥帥倔强如昔。寧以之讓總統。不肯使總統讓之。蓋明知總統卽讓之。要非極信其所用之法也。麥帥之所爲如是。總統及政府中人。復何能一心而爲之助乎。三月初九日。北人聞華盛

頓城之前。南部所駐之兵。已棄濠而他往。於是屬於總統之人。乃大詆麥帥曰。今足明證林肯之法較優矣。麥帥答曰。彼之所以他往者。正其知我軍之將繞道而行耳。然麥帥於是時。已帥其部下兵士。向南軍所棄之地而往。林肯亦即出示云。麥帥果往波達麥軍隊。其餘亦不復交付之。時麥帥之於此事。雖貌若無憾。而心實不甘。不謂林肯即派史丹登代領其餘。此則足見麥帥之有理焉。以史丹登雖任其事。而實無其才。且爭戰之場。例須有統領軍隊之人。成一團聚之形而往也。嗣林肯復有一事。即分波達麥軍隊爲四營是。然此實督戰委員所慫恿。不得已而爲之。雖各國善戰之軍隊。亦嘗分之若是。然麥帥則謂且待其事稍慣。然後可循是而行。以營官之不慣其事。實較哨弁之不慣爲尤可慮也。於此又足見麥帥之有理也。

第十一章　勿吉尼省以外之戰事

時北人多慮東方之事。而實則西方之事。其要者正有可行。如阡的伊田納西

密蘇爾釐三省。均可使之歸於北。即密士失必一河。亦須盡去其阻礙。而後西北諸省。可藉以通商。且西方之戰事。乃北軍得手。則與東方亦大有異。然林肯之念及乎西。固較他人之心爲尤切。雖西將軍之心。較熱於東將軍。似無待乎警惕之。然遇有事之宜警惕者。初未嘗不之警惕也。且知軍旅宜有團聚之法。故西將軍常索軍用物品。林肯即如量以予之。然在東南海邊。北軍亦甚利。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之下半載。其海口皆得鎖住矣。他若密蘇爾釐之西。林肯知其事甚難。嘗遣將軍以理之。惜其人未盡美善。祇得復代以一人。至三月初八日。始驅逐南部之兵。使不得逗留於此。至田納西省。則有最緊要之一高嶺。苟得入而據此。即可分南部爲兩橛。故林肯屢欲得之。然程途之不便實甚。以必須越阡的伊而往也。夫阡的伊固自謂中立者。幸有南軍一隊破入之。致觸此省議員之怒。遂決於屬北。所以林肯可設法以得田納西。惜其地將軍蒲安拉。遷延不即進。正與麥帥相髣髴。大維斯乃乘其機。遣兵至田納西省之東。以

其山中之人。多喜與北部聯合。而於是焚其屋。縊其人。掠其地。此皆蒲將軍怠惰之所致。林肯聞之而惻然。時阡的伊省之西北軍轉獲勝。有一將名古賴德者。與海軍裨將名虎德。共商良法以往攻於二月初六日。顯理堡降。十六日。陀納遜堡又降。已而守其堡者。猶欲相與議和。古將軍止之曰。汝降可矣。此外勿復言也。此次之奏凱。俘一萬二千餘人。其中有將軍二。並獲新舊各槍凡二萬枝。礟六十五尊。馬二千餘匹。糧食無算。大議院得其消息。不勝欣喜。而西方軍士。不稍懈怠。窮追南部之兵。至四月初七日。復得密士失必河之第十島。俘六千人。時東方有鐵艦之戰。世上向無以鐵爲船者。此乃其嚆矢也。其始南人備有鐵甲軍艦。來攻北軍木質之艦。竟爲所敗。幸至其次日。北軍亦備有鐵艦以奮擊南軍。且麾之去。此可謂近代最著之海戰矣。時林肯亦望從南攻入密士失必河。迺命海軍裨將法勒古往。然於魯西安納省。欲赴其新疴爾良都城。必須經有兩堡而始達。無如礟擊良久。卒不降。以爲不如夜間潛度之。而其後果

然。迨一至新疴爾良。其城卽降於法將軍。則兩堡勢無可強。亦祇得隨之以降。第以無陸軍助之。不復得向北而圖進取矣。時蒲安拉爲總統所警醒。其氣稍奮。乃入田納西省而拔其都。虎德與古賴德亦已進而據孟斐斯地。於是蒲將軍將往西而漸與之合。古將軍亦向東而往迎之。不意南部之將軍窺見二人之意。乃出而突攻古將軍於示羅地。血戰兩竟日。殺傷不少。其次日蒲將軍已至。北軍乃獲勝。惜西方元帥赫拉葛存有私見。不悅古將軍。蓋其人亦甚蠻橫也。時華盛頓政府聞西方獲勝多次。以爲元帥之功。迺命麥帥自辭東方之任。而以赫帥代之。按二人之所告成。赫軍實較麥軍爲稍遜。而此事之大原因。則在乎麥帥不獨辦軍務。亦私辦政務以助其黨。以故人多不悅之。且極望有代之之人。而赫帥則不辦政黨事。是以政府中無有與爲敵者。夫以大議院之重。至多有懷私之人。使波達麥軍隊。甚難理事。則謂北部大議院乃轉爲南軍助也可。

第十二章　外務

時美國之人。雖英國乃其祖國。然大半不念歐洲而念非洲。謂爲黑人之所從來。是以黑人較祖宗爲尤重矣。林肯未任總統之時。初未嘗慮及外務。至是則勢不得已。祇得深思之。以百事之待措辦也。初、南北俱望歐人之佽助。南人曰。棉乃英國之王。彼不得我地所產之棉。則紡紗等廠。行將閉歇。可知其必助乎南。而北人則曰英國久廢畜奴之例。決不肯袒庇畜奴一方。迨屆乎其時。兩部均失其所望。一以彼國工作之人。別覓一地以購棉。且其人終不喜畜奴之例。故南人之望失。一以英之上中社會人。向惡美國之爲民主。惟恐其不速亡絕。不想事從釋奴而起。蓋北人之於此戰。亦自謂欲保其國。初非爲釋奴而然。所以英人以有機可乘。極欲認南部爲自立。則林肯與西華二人。亦惟有時時設想使英人不至於此而已。然其時英之外務大臣。曾私受南部所遣之專使三人。嗣後英政府出示云。美國事係內閱。我祇得不與聞之。一自英國之爲是言。

南部幾若自立。美政府極不服。西華亦因之而怒。亟備一書。欲付美之駐英欽使。轉達英外務部。乃先送與林肯觀。林肯謂其出話不愼。稍改易之。以不欲無端而觸英人之怒也。此書之大旨。蓋命其欽使云。倘英人與南部通。汝不須與其政府往來。倘英政府與歐洲各國訂約。汝亦祗可不干預之。惟南部之海口。使英人許我封鎖。斯可矣。至其果否有許南部自立之事。我終須究詰之。因此書之末尾。固有我之舉兵。即足見南部徒興其事。從未獲勝。而其所有之保障。盡付之不忠之人。且一無海口。猶敢求英之援助云云。要之此書之中。雖總統所改者不多。然皆極其緊要者。以英乃驕傲之國。不肯受他人傲慢之辭。林肯雖不至過訣。然亦不欲過激。蓋自知旣與南部戰。必不能復與英國戰。此即其智使然也。嗣英外務部一受其言。自是不復納南部所遣之人。幷許美以得鎖海口。絕不言南部之爲自立。雖南人私置之兵艦。英國略許保護之。然於爭戰之後。亦嘗說明其理由。從可知林肯與西華。雖不熟於辦外務。而猶可稱之爲

智矣。先是林肯致書大議院云。美國叛亂之人。欲得外國之助。以代破其本國。然朕知其終不副所望也。彼以爲今之外國。類皆不辨是非。不聯社會。不遵和約。祇求錢財與商賈通行購棉等事。然外國固欲獲利。亦非不知保護美國。其利亦有可獲者。倘外國祇有獲利之念。我亦可示以保護合衆之例。固較保護叛黨爲尤固也。朕想各國之人。必早知通商之事。乃從合國而來。且一完備之國。可許以和平。亦可許以廣行商務。必勝於破壞之國。今我國於來自外國之覆書。務望卿等審愼以觀之。復須有慷慨之心。以對各國政府。使其不至動怒。幷保護我等之利益與榮華焉。夫林肯所書如是。固自明其無畏懼外國之心。然其心之蓄有隱憂也實甚。雖此戰果無外國之干涉。然後人固難明其當日憂懼之爲何若也。蓋其實有多數之外國。祇求一己之利。幷不欲他人告之所以不甚顧林肯之爲何言。祇觀其膽之果大與否。乃林肯自明其膽之不過大亦不過小。此其於美國爲最要。且適逢其會。得循理以待外國也。時南部派一

人赴英。乘小艇而潛出。卽往古巴海島之哈瓦那城。復換英國郵船而往。美軍艦偵知之。卽於中途攔阻其船。強其船長出此二南人。始許之去。北人一聞而喜極。且致賀於是艦之長。卽政府亦多有稱之者。然林肯不以爲然。謂於局外之船。強其交人。於理實有不合。昔英之待我也亦然。我所以一與之戰。今何可亦以是待之。倘英人索此二人。我惟有還之而已。後英果急來索人。以其人聞知此事大爲不平。卽修其戰備。且致書於美政府。囑其速還。林肯卽集內閣與議。乃允以二人畀之。亦貽書於英政府云。於一千八百十有二年。我美國與汝英國戰。以其時謂可從美艦拘獲英人也。今美國自覺向之所行爲非。敝國人極其喜悅。然我艦長未奉政府之命。擅拘二人。斯亦未免有誤。今所以允還之。按林肯與西華之爲此。實本於聰明。不然。則英必與之戰。卽法國亦難保其不然。苟有如許之勁敵。恐北部終難與之抗耳。然其所最難者。卽北人不喜其所爲也。蓋大議院中人。最好爲大言。以議林肯之怯懦。然不越多時。卽知林肯之

實有智矣。且英國觀美之待以理如是。自覺羞慚。後此不得不以理待美矣。



美國大總統林肯傳卷下

美國勵德厚譯　　浙江鄞縣魏廷弼筆述

第一章　除畜奴事與辦政府事之關係

林肯初任總統之數月中。以北人表面觀之。大抵一其心思。專以保國為言。此其幸也。蓋如是則兵士多喜來集。人民亦願出財以助軍費矣。然未幾而惡畜奴者流。復謂爭戰固為保國。然而國之分離。實為畜奴事而然。若不之議定。雖戰亦屬無用。林肯固知此事必將提議。然猶兢兢焉以待人言。斷不先自言之。至北人復論其事。依然分為兩黨。然自是保國與畜奴之事。宛若相合矣。第交界之省。喜保國亦喜畜奴。倘其省盡歸於南。則北斷難與之敵。如是則林肯祇得婉勸之。謂保國固是大要事。迨其人心悅誠服。於是願從林肯。而其所懼者。即大議院或不肯從耳。時阡的伊省之會員。在議院中建議曰。此戰也。非欲以制人。亦非欲以地方之風俗與章程而盡傾覆之。乃不過欲扶持國政。以保合

衆國。使各省得立於平等。按此雖不論畜奴事。而畜奴事已在其中。大議院各會員亦知之甚悉。以故除二三人外皆韙之。然北軍一動。即遇有黑奴之事。蓋黑奴之佽助南軍。類皆任其賤役。所以大議院以釋放南軍中一切黑奴爲主義。雖交界省會員不之服。然議員大抵皆韙之。時北部將軍。已不許以在逃之黑奴。送回於其主。謂此乃犯禁之貨物也。且黑奴自知有利。其逃至北軍中者亦漸多。第將軍有屬於從民政黨者。多願送回逃奴於南部。所以其事難歸於一。亦軍自爲例而已。然其中亦有將軍數人。乃極惡畜奴事者。嘗下令云。現當交戰之時。將軍得自定法律。凡我軍所轄地方所有之黑奴。概行釋放。林肯一聞其事。即付之以書。命其收回此示。謂卿等現無其權。惟朕有之。蓋林肯再四圖維。非不以釋奴爲喜。然必至可釋之時而始釋。則姑聽衆人之議之筆之而已。至其致書於大議院時。有云我等終須保國家應用萬不可已之法。自此言一出。在喜畜奴之會員。以爲後日必將以黑奴爲兵矣。林肯亦云。被釋之黑奴

已多。朕終須以水土相宜之地。與之居處。又云。朕終須想有一術。代出其身價以還其主人。然大議院欲速成其事。一定釋奴於可倫比亞縣。（即華盛頓城）畜奴省會員。與從民政黨會員。均抗之。然而大半人則贊之。曰是林肯亦簽字焉。大議院復將營中收納逃奴之事。定一通例。不許以之還其主。時畜奴省與從民政黨又抗之。然而大半人則贊之。曰是於二月二十四日。有一會員主凡荒僻之地。及國家所有之軍堡商埠大小船隻。與夫一切通行之道路。概不許有黑奴。喜畜奴之會員。一聞而大怒。所以稍變更之。祇指荒地而言。遂著爲例。又有主凡叛人之黑奴。悉行釋放。喜畜奴者大爲不服。於是删其特別數條。復著爲例。大議院亦將徵黑人爲兵。然一提及乎此。喜畜奴者最不服。以爲使曾爲奴者充兵。是乃殘忍之至。黑人乃卑賤之種。何可使戕殺優等白人。或謂北軍中之白人。不肯與黑人伍。或謂黑人膽小。不肯力戰。或謂果如是爲之。彼南人必將專壹其志氣。以力抗北人。所以大議院稍改之。祇云叛人之黑奴。使其當兵。

乃大半贊之曰是。然林肯雖有其權。不欲施之過速。其卒也。黑人之當兵者已有十三萬人。第一事乃大議院之所羞。以前兩載所與之餉。不與白人之爲兵者同也。大議院又派欽使。往海提及利卑里亞之黑人自立國。以表其體貼之心。從可知諸議員。亦大半不喜畜奴者。因其於國政所許可之事。亦已行之惜其所行之法。易至犯南人之怒。而林肯則猶用智術。以冀得其歡心云。蓋林肯於此時。仍不至極惡畜奴之人。亦不至謂黑人之性。與白人等。幷不信黑人與白人同處之有益。故其意欲別擇一處。專與黑人居。又欲逐漸釋奴。因一時釋之。於黑白二種人。俱有所難。惜乎人多不肯從之。致使其願絕不能償。其最有係者。卽大議院非獨不之受。轉多定新例。與總統之意背耳。林肯一見情狀。復欲聲明其意。迺於三月初六日。復修一書。以勸大議院曰。今各省倘有願辦此事者。我亦宜助之以財。俾得釋其奴。倘以是法而行之。彼叛省將失其所望。蓋知願釋奴之省。永不願與之聯合矣。若以財而言。朕思方今之交戰。所費已多。

倘移此數於黑奴。可盡購而釋之。且交界之省。終喜售出其奴。因其地多有戰禍。恐將來之失其本價。甯先售之以藏其財也。大議院接閱此書。不甚喜悅。阡的伊省會員云。任其用何術以釋奴。我等終不之喜。從民政黨人。亦謂我省不願以購奴而納以稅。且北人或有以惡言訕林肯。幾欲罵之。然雖於辯論之時。各欲訾議總統。逮乎總統詢其意。則莫敢不韙之也。林肯欲使其事之得成。即想有一術。召其極惡畜奴之諸友人而勸之曰。君等倘喜助乎此。定於未瞑目之前。黑奴可以除盡。然聞之者之心漠然。不極之信。蓋以爲此法太延緩亦太柔弱耳。閱二三月後。林肯復召交界諸省會員而謂之曰。汝等之權。實較他會員爲勝。以朕觀之。倘日前亟許釋奴。則戰事已息矣。然今者時尚未過。機有可乘也。南人終望汝等保護畜奴事。至後且願爲其屬。惟表明不喜乎此。則彼庶不望汝省歸之。今日之交戰。實迫於不得已。迨戰事一了。奴必已釋。如是則汝之財物何在乎。朕以爲不如依朕之法。則戰可以速罷。且可受一項代黑奴之

財。若久於爭戰。此款勢必用罄。不復能汝還矣。其各勸勉之。終成爲極智博愛之人也可。時聽者三十人。越數日。奉總統以覆書。大半不此之喜。謂我等之所難者實多。蓋非無保國之願。然常聞人云。畜奴事終必除之。而舉我者絕不願如是。且我等思所費之財。亦必過於爭戰之費。故不敢決於遵依。云然林肯事雖至此。仍不稍形其怯。且向交界省百姓而出有榜示。以無數之好辭勸慰之。謂自開闢以來。善舉之機。莫大乎是。實汝等之大幸。朕甚望汝等不失之。然而其時其人。意見早定。誰復肯從其言乎。自後人觀之。亦謂林肯之法。實不可行。此種黑人。若使自居於一地。其境必較爲奴而益苦。如欲行此事。必須以長於懋遷者任之。而林肯則向無其才。然吾人雖知其法爲難用。而要足見其有慷慨之心。蓋不獨以義待黑人。且欲使南人於爭戰後。不至過惡乎北人。此足徵林肯以人性爲本善。無一不可使之馴良。則其心誠非他人所能及也。且南人終不能明其美意。爲其德所感。時時欲罵林肯。幷呼其渾名。而心中厭惡之然

林肯轉待之以愛。且禱祝之以圖其利益。抑更有進者。時大理院少士師三人。以二人本自南部來。林肯則曰。迨爭戰之事罷。須復派其人爲士師。蓋不欲乘之以侮慢南部。而使其爲士師者少也。

第二章　麥格雷倫之第二事

勿吉尼省之戰事。前嘗謂南軍已退。林肯力促麥帥。使之窮追敵兵。并囑以華盛頓城守禦事。厥後南軍於所退之地。拔其橋梁。毀其鐵路。是實自使其難回華盛頓也。然林肯之心。仍覺不安。雖未嘗以留兵若干。特詢之於麥帥。而麥帥果僅留一萬八千名。謂我雖繞道而往。而彼欲直道而來也難。況華盛頓城四周。復有新築之保障乎。麥帥亟啟行。船駛波達麥河。直趨門羅堡。惜其所欲領之兵。總統或不許其領之。且一至其堡。始覺兵艦不敷其用。祇得賴陸軍以進攻力吉門。乃於四月初四日。帥之從兩大河間之約克士股而上。越數日。即至約克敦地。其間有南軍所築之濠。麥帥乃圍之。時林肯謂不如速攻之爲妙。而

麥帥以爲此中人數衆多。急而攻之。勢必流血於靡盡。迺答以推諉之辭。且哂其不諳軍旅事。夫總統與元帥不合。如是。實足深惜。以終不能互信而互助也。於麥帥啓行後。總統即問都中所留之兵數。始知僅有近二萬人。大抵皆不熟於爲兵者。猶不足以保此。乃大爲駭異。即復留其一營。不許之往。迨麥帥聞知之。復大詆總統曰。休矣。事不能成矣。彼欲滅我。如許之兵。則我將奈何。嘗即其事而審觀之。林肯早宜詢兵若干。麥帥亦宜多留以兵。因土股之戰。無論其勝與否。要不若保華盛頓之爲要也。然留於華盛頓之二三將軍。嘗以留兵宜多勸林肯。而林肯亦從其言。可見其既不信麥帥。又不命麥帥卸其任。是實懸以待之。而使其心不能定。無他。林肯之心太虛。肯受多人之訓迪。諺所謂庖丁太多則湯壞也。然而麥帥之兵雖減少。固較敵兵爲稍多。而足以當之。乃專以敵人衆多爲言。且延緩依然。使南將軍得移兵於此。蓋亦未免貽誤軍事矣。四月初九日。林肯致書麥帥曰。卿留兵於都。不滿二萬。朕迫於無奈。所以留卿之一

營。終望卿知保華盛頓之爲極要也。雖然。卿之部下。尙有十萬人。卽當直前而往戰。若長此延緩。則南人一可復添新兵。一可多築衛濠。不逾時而卿將盡失機宜矣。朕再四語卿往攻之。卿憶朕嘗謂繞道而往。亦將遇有此乎。而今果然矣。北部百姓亦知之矣。卿務須速辦其事。麥帥答曰。事莫妙於所留一營中。復派數哨爲余助。此實不可以已也。林肯乃許之。所異者。麥帥於此兵既至。祇命其伺於船中。不使登岸。此則廢其時日也實多。五月初一日。林肯電詢以何日進發。而麥帥則定於初五日。無如南軍已於前宵逸去。仍無戰功之可紀。以故南人亦多有譏笑之者。嗣麥帥意欲前進。復求添兵。林肯乃許以所留之全營界之。時南人知其瑙勿革軍械局將不能保。祇得自毀其兵艦。而不使爲北軍所獲。蓋自此以達力吉門。有水道一。後麥帥謂其時苟得自主。必從此道而進。此亦未必然者。以水道可通之消息。至五月十八日而始知之也。已而麥帥聞所遺之兵。依然歸之。不禁喜極。詎意兩地之軍營。至二十六日。相距僅四十有

餘里。而南人適施以狡計。竟使之不能合。蓋南人知華盛頓留兵極衆。是必懼爲其所攻。於是有一將名約喀遜者。帥兵一萬五千。其行最捷。其戰最長。突從舍難陀遏畧而出。此地之北部守兵。僅有五千名。竟於二十四日。被其攻而逐之。直至波達麥河畔而後已。華盛頓之人。一聞而大懼。林肯乃復定留此大股之兵以備之。時該營之將校。勸林肯不復召回。要以助麥帥爲是。蓋謂約喀遜之所以爲此者。不過牽制我軍。使北人失其攻力吉門之望。而實非欲得華盛頓也。然林肯不之信。且思召回軍隊。則約氏可擒。此實林肯之所大謬者。蓋林肯之辦事。必須思之審。籌之熟。否則易至有誤。所以幷欲擒約氏而亦失之。蓋兵士一返。約氏卽逃。是適中其計也。倘林肯不顧之。知不越多時。此兵卽得抵力吉門矣。且南軍見麥帥失此隊之兵。亦急來攻擊之。兩日之中。殺傷甚多。然而北軍不稍退。此戰也。麥帥之可得從而恍然者。應有二端。一南軍之技。非較北軍爲優。一南軍之數。非較北軍爲衆。業已知此。宜其益奮發而進戰矣。而乃

其心灰意懶也。仍如是。雖隔有數日。麥帥必電總統以今將起程。然其人平素猶豫。即總統警策之。亦屬徒然。直至約喀遜亦突然來攻。始定向南而往。越七日。南軍聚而力攻之。迨行近雅各大河。迺致書於內閣史丹登云。我等戰事之不得所望者。實政府之咎。倘早許添我兵士數千。則我定能獲勝。今者覩同事之多有死傷。不得不謂汝等之慢我也。倘軍旅尙有得救之日。則功不能歸於華盛頓人矣。要之麥帥以此書與林肯則可。而以之與史丹登。則大有可懼。蓋林肯生平不曾報怨。而史氏則終不忘之。自是麥帥增一私敵矣。七月初三日。軍至雅各河。以戰艦與運艦。均可上駛而迎之。乃獲救。此可見麥帥早練其兵以備戰。故其兵雖曾挫衂。而絕不擾亂。且極信之而願隨其所之也。若言乎麥帥。固足徵其韜畧之素嫻。然有一弊焉。即過慮其難。不肯猛進。是然而主速攻者。在乎北部之人。且多有勸導林肯。謂不可復用麥帥者。則林肯亦自問其宜用與否而已。時麥帥之所視爲至要者。即往攻力吉門。欲從雅各河而進。以故

勸林肯速添以兵。并許其經戰之兵。暫憩數日。迨兵旣聚齊。纔使之往。後人謂當時苟從其言。必能達其往力吉門之目的。惜麥帥名譽已壞。不見信於華盛頓之人。大議院督戰委員。早已加之以譏誚。卽史丹登亦謂不之喜。且有他將謂其法之已左。是實林肯之極其能忍。故雖有他人媒孽之。而仍使之任其職也。然麥帥不銘其恩。以爲己之所言者。彼固宜一一聽從之。蓋林肯非熟於軍務者也。且麥帥此次之往南固。自謂祇移其所向。而自華盛頓人觀之。罕有不以此爲退者。然林肯未嘗過責之。且電之曰。以朕觀之。無論卿與諸將士。要皆自盡其職。忠於戰鬬。朕實感甚。迺於七月初七日。親赴雅各河屯兵之所。一閱視之。使可自知軍隊之位置焉。然而照上文所言。林肯之於此時。定欲派赫拉葛代之爲元帥。赫帥云。方今之首要。須召此軍從土股而回。時林肯尚不知赫帥之才究若何。祗得一試之。迨其後。始知赫帥實較麥帥爲大遜云。於八月初三日。麥帥果下班師之令。且勸林肯不可遵是法而行。然終於無效。祗得言旋。

至二十日。北軍已至約克敦。土股之戰事於以罷。其始固望事之大有效果。而今竟歸於烏有。則此軍實屬堪憐。以失其所望故也。而其所以然者。大半本於華盛頓政府。不能和衷而共濟。苟非具有大才者爲之主。恐後之堪憐者益甚。蓋所望要在乎總統。非其人不足以擔任之。幸其識見開通。用能善辦其法。不病於執拗。不失於袒護。不惑於偏聽。故其後果得副此望也。要之錄此土股之戰事。其難甚而其可悲亦甚。蓋其人與時與事相爭論者甚多。欲辨其究竟孰爲公。孰爲不公。誠憂憂乎其難之。然而今之人。常稱林肯而責麥帥。夫麥帥之所以見責者。其故有三。一自露其驕矜之態。而不尊總統。二不想其特別之法。以稍徇衆意。三卽行軍太審愼。亦太遲延。是然則麥帥熟鍊其事。尚至於失利。而林肯不此熟鍊。轉足顯其有才者。何哉。或者曰。此乃神在其中而感之。或者曰。否否。倘神在其中。宜其絕不誤於所事。故吾人惟有從而斷之曰。林肯亦人耳。第其聰明有足勝人而已。時北人以交戰已閱一年。故於波達麥河之事。一

聞其不利。則爲之膽怯也殊甚。雖督戰之委員。有謂此軍隊乃政府之所極顧者。然自旁人聽之。則或謂其不如不顧之爲愈。蓋知所欲爲之事有如是之大。即所用之人命與財物。必須有如是之多。是則操其權者。實無有能勝其任者也。自是以往。林肯宛成一孤寂之人。雖聽衆人之訓迪。必須一已以決之。而諸友不能爲之助。用無數之腦力以定各事。遇禍患而不爲將伯之呼。故即偶有所誤。不至歸咎於他人。以其任絕不使他人肩之也。自今日而追想之。其人之孤寂如是。無怪其現有儼然可畏之顏色矣。

第三章　麥格雷倫之第三事

赫拉革元帥未來之前。林肯暫派頗普君領勿吉尼軍隊。其人將畧雖優。然未免有其言不怍之病。至兵士之所以不悅之者。一以喜從麥帥。不願他人代之。一以其好爲大言。恐無其實。於八月初九日頗普軍遇約喀遜軍。約氏雖祇率其兵之半。而猶能獲勝。然不欲久囿於此。終望李督添之以兵。然其時麥帥正

攻力吉門。故李督不敢以兵濟之。惜總統聽赫帥言。亟命麥帥退兵。於是李督得與約氏合而復攻頗普。且乘勝以逐之。夫頗普固宜早自退避。俟麥帥所領之兵。從水道而回。而後可與之合。不然卽其失策也。時華盛頓人。知李督實逼處此。又大懼。林肯乃定復派麥帥爲總元帥。雖政府一聞其事。多訾議之。然其所爲實足表其智。因頗普之軍。紛亂已甚。而麥帥適以整頓見優。故逮乎其後。麥帥果使殘卒復爲勁旅云。時李督來甚速。於九月十七日。遂有安底敦之大戰。是戰固北軍勝。然不得謂爲極勝。以聽南軍之退而未嘗往逐之也。北人見而大譁。謂麥帥何不急至此。於十月初六日。林肯迺命麥帥渡波達麥河。定須與南軍決戰。而麥帥則絕不聽從之。越四日。有一南部之將軍。卒騎兵二千。繞麥營疾馳一周。蓋譏其緩也。十有三日。林肯復以一書付麥帥云。朕嘗戒卿勿過愼。而卿謂爲不然。然卿終不能爲南人之所爲。非過愼而何。卿謂往溫智斯大地之鐵道。非盡行修整。不可以駐軍。然南軍既駐於此。專以馬車運糧。其路

固較卿之所距者爲倍。且其車較卿之所備者缺其半。如必欲齊修鐵道。廢時太多矣。且兵法有云。敵人之甬道。必須破壞之。而尤必自保其甬道。如卿之所行之法。一若讓利於他人。而不能歸於己。倘南將軍易卿之地。知不日卽壞其甬道矣。卿如恐其入賓夕爾勒尼亞省。然彼若盡挈其兵以往。方今無一易通之途徑。則卿可從而翦滅之。若祗挈往以數營。則軍分而力弱。卽一一而滅之也。自易。且卿之與力吉門相距。不若彼之歸途之遠。若非彼之奔馳較速。何以卿不能入力吉門乎。蓋彼須繞而往。卿可徑而行也。倘彼得立於溫智斯大使。兩軍俱不移動。然我亦必於此時而急攻之。以爭勝於我處。終易於赴彼處而爭勝也。故朕不獨欲逐之。亦必欲擊破其軍隊。若於今而不能破。則欲破之於其力吉門之濠中也。能乎。夫力吉門之地。苟從內路而往。不論其直與紆。糧運實易。朕想卿不可離敵太遠。庶彼之動靜。可得而盡知之。且卿之距華盛頓。要有大半之路。爲敵人之所較遠。則朕甯少留兵於華盛頓耳。倘日後其兵向華

盛頓而來。則卿可從後而擊之。朕固不敢謂其行之不疾。然我軍能與敵人同要。亦不難矣。夫林肯所書如是。固足表其胸中之具有甲兵。然麥帥絕不從其所勉。其稽延時日也依然。至十一月初二日。始渡波達麥河。其時之百姓。大抵謂又是一年。仍無告竣之事。政府中亦謂必須易之以他人。所以總統於初五日。迺命麥帥告退。以軍隊付勃納塞君領之。然吾人於勃納塞之得爲總元帥。實所不解。以林肯素不道明其意也。彼以蘊爲思者而發爲令不肯自解其原因。故林肯究何爲而任勃帥。吾人終不之知也。

第四章　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秋季投票及下釋奴之諭

前卷嘗言北部之人。雖其欲保合衆之心束而爲一。然以或喜畜奴。或不喜畜奴。而其勢漸解。至遲之又久。則其渙散之形益現。宛若分爲守舊維新二黨。然或者名爲北人。而實則以南人之心爲心。故人多渾以毒蛇名之。蓋彼也嘗抗政府一切所辦之務。并宣揚其抗政府之辭。訕罵從衆政黨中人亦預言北軍

必爲南軍所翦滅。古賴德有云。此類毒蛇。甯使其爲南部之兵。不可使之居北而陰爲南助。第其人屬於從民政黨。則惡其人者。雖不欲其居於此。而要亦不可以逐之。蓋從民政黨人。雖力以保合衆國爲言。然往往力詆政府之事。亦最稱麥帥爲賢。其間又有一流人物。不甚訾議政府。而惟力助乎戰事。曾有數員之將若弁自此出。而與之抗者。卽從衆政黨是。然亦爲極惡畜奴者所慫恿。嘗擾總統而訾議其法。且欲卽其內閣而分之。要之此輩實若政府之仇敵。嘗謂我之決戰。乃爲除畜奴而然。若保合衆而不除畜奴。是何國體耶。按此言亦屬有物。然其心過急。不肯施之以智術。勢不特不得釋奴。甚且致有失國之禍矣。彼嘗勸總統速下諭旨。俾一時盡行釋奴。而不知彼之所爲如是。實使其措施爲更難。蓋彼謂總統有主戰之權。可頒此諭以曉之。然實則此事本與戰事無干。總統亦不能出其一言。強牽之使合也。林肯蓋知事之不可以急。故甯受衆人之譏評。而俟其時至。纔下其諭旨耳。雖然人之惡畜奴之事。實無一有過林

肯者。彼嘗回環反覆。謂畜奴之事。以是非之道衡之。則見爲非。以社會之道斷之。則見爲非。即以政治之道判之。則亦見爲非。閒嘗致書於其友曰。朕向惡畜奴。若畜奴之事可。仍孰不可。仍朕之所思。自幼若是。然絕不想一爲總統。一切可從一己之心。朕蒞任之日。誓盡其力以護助國政。既有此誓。終須遵之而行。雖畜奴爲朕之所惡。苟非遵乎國政。終不可以抵禦之。朕嘗再四宣意於百姓之前。且從來不敢恣所欲爲矣。然而保國政則保國可賅。孰謂失其國而尚可保其國政乎。譬如人欲保其性命。有時必棄其肢體之一。而後性命可以保。要無有失其性命而可保其肢體者。是以有所行之事。似非遵國政而行。然不如是則不能保國政。是於遵國政仍無所異也。今如保畜奴之事。而將使國家破壞。則朕不復能保之矣。先是有二三將軍。擅用其權以釋奴。朕嘗不許之。嗣後內閣主軍務者。欲以所釋之奴爲兵。朕亦不許之。蓋以爲時尚未至耳。夫林肯之所書如是。乃表明衆人之所知。謂釋奴祇有一術。即使南人降服。是若其初

屢說交戰之原因。乃在乎欲除畜奴事。是使北人自分兩黨矣。北人分爲兩黨。尙能使南人降服乎。南人不肯降服。尙能除畜奴之事乎。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七月間。麥帥嘗謂多說釋奴爲交戰之緣起。是轉使北部之兵。不肯往戰。亦有謂交界之省亦必不助北部者。所以林肯極忍於此。欲使爲交界省所喜悅。而林肯待交界省之法。乃最是北人所論之大問題矣。至是年之夏。從衆政黨人。多視林肯爲誤於所事。不論報章之主筆員。政黨之幹事員。大議院議員及內閣之一大員。均謂林肯不善理事。是亦過於怠惰。將不勝其任矣。厥後大議院復有一人。謂當今之局外人。絕不料大議院從衆政一黨。抵制林肯爲何若。或謂大議院將不復聚於華盛頓。或謂國家將有禍變。必較法國叛亂爲尤甚。幸北部之衆心。不若大議院之操切。所以終不至於此。蓋其人觀報章之訾議總統。不甚信之。反詆其秉筆之人。雖觀其多端之評議。不能絕無所疑。然大半仍信林肯也。故雖從衆政黨之有權者。宛欲背叛總統。而其餘皆不肯從。此乃

美國之大幸矣。於八月十有九日。革里利登有論說於其報。題曰二十兆百姓籲求總統。然其所提論者。實爲愚瞽。且誤處亦多。以百姓中之以驟釋黑奴強之者。要不至若是之衆也。雖然。自革氏之主其筆。多有爲所感動者。以從衆政一黨人皆閱其報章也。夫然。而林肯不得不覆之以書矣。其詞曰。朕閱汝十九日所登之論說。知汝實使朕觀之。朕於今不欲與汝辯。乃表汝不能無錯誤之端。然又必表朕之志。無非欲遵國政以保國。倘有謂不可保畜奴事。甯不保國者。朕固不以爲然。倘有謂不可除畜奴事。甯不保國者。朕亦不以爲然。蓋朕之大志。卽在乎保國。而畜奴事聽之。如保國而可不除畜奴事。朕固如是而爲之。如賴盡釋黑奴而可以保國。朕亦將勉而爲之。如黑奴或釋或不釋而可以保國。朕亦非不願爲之。要之朕辦黑奴事。實爲保國起見。倘辦釋奴事而有害於國。則朕卽置之。倘多辦釋奴事而有助於國。則朕將多辦之。倘人有指明朕之誤處。朕亦能改之。倘人有發明其盡善之法。朕亦能從之。然朕之爲是言。乃謂

所擔任之責宜然。而在乎朕之本心。終望人人得以自由也。以林肯所書如是。北人見而大喜。乃益信之。然革氏與其黨意殊未滿。猶敢登之報曰。林肯雖自謂欲保其國。究遵國法而行乎。抑棄國法而行乎。然而此輩人之所以不悅林肯者。因其平素欲守國政也。且彼之强總統以驟釋黑人。是卽大棄乎國法。其有在大議院而爲首者。名曰司提文。甞謂方今實無國政。人多以國政爲聖善。余終厭聞之。九月十三日。復有傳道者流。聚於林肯前。以亟宜盡釋黑奴爲勸。林肯答之曰。汝等欲使朕釋奴。然亦多有信道之人。力勸朕不可釋奴。雖無一不謂爲上帝之旨。而其中要有一誤矣。以朕想之。上帝倘能顯其旨於人。終能顯此事之旨於朕。以朕較他人爲尤有係也。且朕固屢求其顯此旨也。然而當今之世。不若古昔之屢有奇事。在朕之職分。終須用我腦力細想何者爲有理。何者爲有智。蓋事實極難。凡有德之人。語各不同耳。且觀現今北人之地步。朕若下釋奴之諭。究有何益乎。朕之頒諭。終不欲如天主教皇降諭以抗彗星之

無用。朕既不能保國政於叛省。復何能出一言以盡釋其奴乎。知已叛之白人。終不我從也。至黑人則大議院已定一例。許保護叛者之奴。而迄今尚無一人來此。復何能盡釋之乎。然則下釋奴之諭。究有何益乎。朕非謂此事之不可爲。謂欲顧我軍旅。必有權者而後可也。朕亦非決不下諭。蓋朕日夜思之實過於他事也。倘思得事合上帝之旨。則朕定能遵行之。爾時不論主報或講道之人。或大議院之會員。或自喜辦政之一流。皆入告林肯以孰爲有理。孰爲有智。孰爲合上帝之旨。然而林肯祇自思之。終不以所思語人也。即有人或訓導之。或警惕之。而林肯要能靜以聽之。并能仍其故態。聊發滑稽之談以應之。然而人終不知總統之果爲何意也。今吾人一想乎此。不禁爲之莞爾笑。蓋林肯於聽受衆言之日。其案上早已藏有一諭矣。且其答教師之前。亦嘗以此諭爲內閣誦矣。時林肯思之。若無人願用以錢贖奴之法以釋奴。祇得釋奴以助戰。此蓋戰時之權變。可藉以減敵人之力。亦可藉以增我之力。然所要乃在乎得其時。

若為之太早。則交界諸省必不服。是轉以自害也。所以林肯雖備有此諭。甯藏而俟其時之至歟。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八月之初。林肯召集內閣而謂之曰。朕有一事。欲語卿。朕大旨已定。可不與卿等商之。所望卿等為朕助者。惟計策之條款耳。語畢。即將釋奴之諭。宣讀一過。俾其聽之。按美國乃民主之國。從叛英之後。事亦無有要於此者。乃一人自定之。即內閣亦不使與聞。此實奇甚。然內閣皆默而聽之。惟西華謂甯從其緩。以待我軍之稍勝。林肯迺應之曰。然。且囑內閣不可為外人道。始散會。閱三星期後。安底敦之戰。北軍適獲勝。林肯乃乘之而下諭。謂自明年正月朔日始。凡叛省之奴。均得釋放。且永為自由之人。亦謂屆乎其時。朕將復下一諭。指明其為何省。時各省巡撫。適聚一會。或謂其用壓力以強林肯。而實則不然。蓋其開會之日已知林肯欲如是行之。且林肯自謂所下之諭。實與各巡撫無關。國人聞知其事。驚異特甚。以其前絕不之露也。然則向之訾總統不肯下諭者。至是而例宜意滿。乃不意欲加之罪。依然細

尋其罅隙。而以不盡心力詆之。然而從衆政黨人。大半謂其論爲是。於十有二月間。大議院下議員提議曰。總統之法。在釋奴一方面。則見爲優。而亦能助國家速底於敉平。然而非從衆政黨人。多於此論不之喜。總統迺謂於今而須此論。尙有謂爲大使南部合而北部分者。倘須於六閱月前。朕知幷從衆政黨亦不韙之矣。至是年之秋。百姓又須舉大議院議員。時政黨之首。知百姓多有不服從衆政黨者。乃謂此次必舉從民政黨人。是實可懼之甚。倘以此黨主持大議院。必至速與南和。許分其國。蓋其所論有云。大議院所已定者。明明足見此戰。乃除畜奴而非爲保國。此實反覆而自食其言也。且其時之人。多有謂總統之須此論也亦然。幷有勸以毋須此論。謂此論一下。今年之秋。百姓必不服。勢將選從民政者爲議員矣。是則以交戰一方面而言。乃得其時。以辦北部政務。似乎不得其時。何林肯不再行遲緩。待議員選定。始下其論耶。蓋林肯知大議院之所定。既爲從民政者所不悅。而亦非極助政府。以聯絡從衆政之人。法之

最見爲智者。乃使從衆政黨。敢爲正本清源之計。使百姓知祇可於二端中而擇其一。一爲保畜奴。一爲保合衆。終不能兼而有之也。且林肯亦極信百姓之不至大錯。終能辨其正軌而遵循之。然百姓之於此。其辨之也必以漸。倘爲時不多。或有不及辨矣。故其舉議員也。向固選從衆政者爲多。而惟至此時果有多許之省。則選從民政者爲之。而其最奇者。交界諸省。適選從衆政黨人。則向之議林肯待之之法者。至是而嘿爾息矣。要之林肯能挽救其同黨。故大議院中。卒至從衆政者爲稍多。然而此黨之爲首者。大抵宛欲叛之矣。是年林肯復致書大議院。勸其用錢財以釋黑奴。謂以此法行之。其大利有三。一、并未叛省之黑奴。亦得釋之。二、畜奴事可以漸除。若賴戰而釋奴。祇能釋其數人。不能除其事。三、失奴而得財。猶爲人人之所願。庶不至有極怨北部之心。按三者之中。林肯所視爲至要者。乃其三。蓋欲急除畜奴事。而并不使南北久於交惡也。林肯亦力勸大議院曰。今日之事。必如是而圖之。庶國家可得乂安。較戰速而且

固。卽以款言。亦較戰費爲易集。而其利之最大者。卽不至於流血。第不識卿等信之否。若不之信。終須想我等政府。代百姓辦事。必須俾底於成。今非謂外此有何妙術。乃謂有何妙術以成此也。蓋向之未戰時所辦之法。終不能施之於今。今有鼎新之事。所以須想鼎新之法。後人不獨聽我等之所言。必將觀我等之所爲。我等固謂欲保吾國。且知有一法而足以保之。卽世人亦明知我等之知其法。如是則責任實屬於我等。雖他法或可以用之。而此法則定可用也。蓋此法亦靈捷。亦和平。亦慷慨。亦公義。苟循是而行。必永爲世界中所稱羨。卽上帝亦世世錫之福矣。夫林肯善勸有如是。特恐人多不願聽從耳。然而其時之會員。或謂其心旣如是之決。不如擇密蘇爾釐一省。姑准其試行。下議員亦許出金錢十兆。倘此省議員。能定一除奴之例。卽可以此款而代其奴上議員且欲多與之。無如兩等議員議之良久。迄無所就。以密省之議員。不敢以代其黑奴。而受國家之債票。故從而力抗之。林肯乃笑而言曰。我債票不至如奴僕之

能脛而走也。其後密省之黑奴果徙失之。然林肯觀此省之難行其法。不復欲行之於他省。至正月初一日果復下一諭。曰某省某府所有之黑奴。一切釋放之。時百姓聞之。大抵較前爲更喜。其最足喜者。雖英政府聞之不甚悅。而英人之稱爲極善者固多也。自下諭後。多有黑人願充北部之兵。惜南人不視此輩爲兵。而仍視爲逃奴。故一爲彼軍所獲。即擬以死罪而慘殺之。林肯大爲不平。迺謂之曰。汝若無道而殺我兵。若弁朕將殺汝之俘以償之。後南人果不敢恣意而行。即或行之。亦絕不之露也。

第五章　交戰第三年之事

是歲之冬。乃時之最足寒心者。北人或惡麥帥之寬懈。力勸林肯罷之。而林肯以爲麥帥之所爲。固不能謂爲盡善。然其人一罷。或至易以較遜之人。嗣後其言略應。以林肯命麥帥卸任。選勃納塞以代之。其實不能勝於麥帥也。於十二月十有三日。勃帥往攻李督於弗勒得力地。非特不之勝。且大喪其兵卒。一日

內至一萬餘人。於是自覺其無用。祇得辭職而去。林肯迺復選呼格爾君以代之。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總統命之爲帥。且作書以付之曰。朕今者派卿爲波達麥軍隊之首領。然不可自恃爲無疵。昔卿之爲兵時。既有勇復有技。亦不干預政黨事。是實卿能自立其志。不無可稱。然朕聞卿嘗過議上司。今卿爲首領。恐兵士將汝議矣。倘軍隊一至於此。無論其完美何若。終不能爲制勝之師。朕勸卿辦事不可疏忽。務須愼用一切之力。前往爭勝。庶乎不辱朕命。呼帥亟啟行。於張西羅爾維地。正與李督遇。惜智力不能及之。竟爲所敗。則北人聞此音耗。不禁股栗。而毒蛇一類。益將妄自張大矣。然時有南將約喀遜。被其兵誤擊而斃。是北軍之利。幾與獲勝無所異。孰知南部之兵。其心驕甚。以爲人莫余敵。即將破入賓夕爾勒尼亞省。時呼帥聞其往北。意欲急攻力吉門。然而林肯不之許。謂不如攻李督之爲愈。所以率波達麥軍隊。亦向北而往。惜其時。呼帥與赫總帥不睦。林肯勸以須受節制。卒無效。於六月二十七日。呼帥

自辭其職。林肯許之。乃派米達君代之爲元帥。自七月初一日起。於蓋替司步地。交戰三日。此可謂北軍勝。亦可謂南軍之氣運。自是漸衰矣。是戰也。北部兵傷二萬餘。而南部亦相髣髴。然米帥不曾從林肯之所望而往追南軍。林肯迺讓之曰。追奔逐北。必主乎神速。而後戰事可以罷。時米帥亦願自卸其責。然而林肯不之許也。彼大維斯以爲阡的伊省。必受北部之壓力。不能爲南部助。乃遣兵以試之。迨軍隊一至。果知此省之不願助南。祇得逸去。是年古賴德圍密士失必河之維思蒲堡。其地固難破入。然極爲衝要之道。苟不得之。不能開此河而使之通。嗣後果與米帥蓋替司步之戰。同日獲勝。古帥之名。於以大雖其時有短之於總統前。謂其嗜酒實甚。林肯乃笑而言曰。嗜酒者能若是。朕甯以酒贈與各將軍矣。方古帥之得維思蒲。林肯嘗貽之以書曰。朕曩者未曾覿卿。然於今不得不代百姓致謝。以卿固大有助於國也。再者。卿之圍維思蒲。朕以爲所用之法。未免有誤。今而知卿之法實無所誤。所誤者朕之意耳。時田納西

省。兩軍互有勝負。幸有一戰。顯出北部一極優之將軍。名曰多瑪。戰事告成之四名將。此其一也。然屆乎年終。南軍盡爲所驅逐。則此省喜保國者流。纔得慶平安矣。至勿吉尼省。是年之下半。固不甚有戰事云。

第六章　瑣雜之難事

林肯有一大事。不能自辦。卽錢財是。迺擇內閣之優於計學者。名甲愛斯。以此事寄託之。不復究查之。惟囑其籌畫一切之戰費而已。若言乎外務。則林肯不肯讓他人主持。所以有難事數端。祗與西華協力而辦之。蓋英之政府。旣喜南而不喜北。爰許南人私購兵艦於其國。不以之敵北美之軍艦。而以之拘獲其運艦。林肯與西華。乃函詰英政府。而彼則諉爲無之。然美政府不敢再三瀆者。恐激其怒而反使公然以助南也。至若英人多願私借鉅款與南人。美政府固不得禁阻之。且其時歐洲各國。多以爲北軍無用。必至南部獲勝。而於是願作調人。俾南北歸於和好。美政府亦甚厭之。然而此類難事。尚不及從衆政黨不

滿意之人。屢擾總統之爲甚。蓋此黨實分爲二。一欲謹緩以辦事。是之謂守舊。一惡畜奴亦惡從民政黨。是之謂維新。惟內閣亦然。西華係守舊。甲愛斯係維新也。時維新一黨力勸林肯不復用西華。林肯卽召集內閣。發明其事。纔知甲愛斯亦爲之助。甲氏以事既敗露。不覺赧顏。願辭其職。而西華亦辭之。林肯見事之非涉於一偏。乃作書以解之曰。卿二人各願自卸其職。朕亦知其所以然。然以朕觀之。方今國事綦要。不可專思一己之事。故朕不敢許卿等之所請。轉請卿等各擔任應盡之義務。於是二人纔允之。然自是內閣不復有難事。實林肯能用其智以使之和也。惟西勿吉尼省之事則甚難。前曾言其不肯與勿吉尼同離此合衆國。然內閣中人有云。此不得謂爲國政。若許一省中之少數人。得叛多數之人。何不可許一國中之少數省。得叛多數之省。林肯答之曰。等叛耳。惟此省之叛。實保乎國政。則許之。可至毒蛇一類。於是年亦有難事。彼嘗設立私會。勸北部之兵。離營而逃。且與南部潛通以消息。暗濟以貨物。亦屢屢設

法以阻撓政府。西華謂此輩之人。不久而卽當自悔。嘗有人勸總統用苛法以待之。林肯謂此非大有妨礙。我等可置之於不顧。所以除首要數人外。不復窮治之。蓋其爲首之人。勃納塞拘而下之獄。從民政黨卽大發其怒以詆政府謂非阻人之自由而何。然而林肯不徑釋之。祇許以之付南部之兵。不復使之居。於北。然南部亦願優待之。雖其自稱爲俘囚。而彼則視若友朋焉。夫以政府待毒蛇一類如是。從民政黨。益乘之以大肆譏評。紐約省巡撫。幷聚此黨爲一大會。謂今之政府。實奪我北人之自由。林肯聞之。不得已而與之辯。蓋此會嘗以書貽之。且張大其辭。加以藻飾。而林肯則轉以簡括之辭答之。曰汝等所舉者有二。一自願保國以抵制叛事。一以政府不遵國政而下人於獄。欲指摘之。然而汝黨之言保國。誠可謂當今之大問題。朕之志亦如是。所辨者祇有一端。卽應用何法耳。至朕之所以拘毒蛇之首而下之獄者。以其勸我之所徵之兵及已爲兵者。離營而逃。要無非欲使我軍不足禦南人之叛。此非欲阻我黨之事。

亦非欲妨將軍之私事。乃全軍隊為所害也。今我國固賴茲軍隊之能力。以冀其保護。朕想汝等亦非不願用兵以禦叛。然而古之兵法有云。逃者必處以死罪。國政亦許其然。今有二人於此。一為樸實年少之兵。聽人之唆而逃。一為狡詐之人。唆兵丁而使之逃。以公正之道斷之。究宜定何人以死罪乎。且此輩狡詐之人。將聚一會以勸衆人。而謂此戰為不義。其意以為一時之聽之者。多有親若友以當兵。或可從而轉勸之。是與逕勸兵丁無所異。以朕觀之。倘遇有此事。而不許其演說。是既使兵士得救其生命。亦遵國政而明其有不忍人之心也。時阿海呵省從民政黨。又欲舉毒蛇之首為巡撫。林肯即畀之以書曰。汝等所舉之人。無論全世界知其不喜用兵以禦叛。蓋亦勸我營兵潛逃。以違抗抽丁之舉。以兵士一聞汝等之舉此人。終望其能庇護逃兵也。夫林肯所言如是。彼固無可以對。且其為首之人。實誤於所事。以雖有多人喜詆政府而抗其辦戰事者實少。嗣阿省之喜保國者。復舉一喜戰之從民政黨人。至投票之日。其

票較多。乃勝之。且交戰次年之末。政府又有一難事出。以當兵之人不足耳。當開戰之初。百姓固踴躍以從戎。然至乎其後。則其心漸形冷淡。所以大議院計無所出。祇得抽丁以爲兵。亦許總統得有此權以辦其事。要之此非百姓之不喜乎戰。不過向以爲創始之舉。各宜協助。及其後稍成習慣。而謂爲政府之所宜自任。蓋與營生業無異也。不知人數既少。苟不强之。不肯爲兵。林肯固不喜乎此。蓋不得已而爲之。無如各省之巡撫。非獨不之助。且將從而抗之。其出自從民政黨者更然。是實使林肯難而又難矣。雖然。林肯嘗決意而行。不稍遷就。於是年七月十三日起。紐約城有匪一羣。擾亂至三日之久。毆警吏。縊黑人。被殺者殆以千計。巡撫亦不能彈壓之。政府乃遣兵一萬。暫守其城。而抽丁之事。終得以告竣。在波士敦城。亦略有紛亂之情形。以其人多有謂爲不服耳。然至林肯既成其事。而所得之人。究較願充兵者爲遜。雖操練之法。至是而稍優。然軍隊終不克臻此。

第七章　北部之轉機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之秋。行有投票事。大率選從衆政一黨人。時南軍多已敗降。惟勿吉尼省未然。故北人纔知政府所辦之事實善也。投票日之前。有請林肯往奕倫諾爾演說者。林肯不往。迺修書以辭之。曰。汝等定於九月三日。邀朕至奕倫諾爾城。同聚於喜保國會。朕於故鄉。得遇故人。非不甚願。實無暇可離華盛頓耳。朕聞此屆聚會。不問其爲何黨。祇以喜保國爲宗旨。朕不得不致謝於多許之人。能先國事而後黨事也。雖然。一會之中。非無不悅朕者。朕今有以語之。汝等求國家治安。亦嘗朕不以治安爲計。然而策治安之法有三。一爲用壓力。倘朕行之。汝等喜否。如曰喜之。正與朕同意也。如不喜之。又有一術。即許國之分離。此朕所不喜也。汝等如喜之。可明明爲朕言之。如曰不喜分國。惟有用第三之法。即相讓而和。是然朕不信可相讓而和。且保國在乎其中。朕屢研究此事。所知者正與之相背。蓋叛者之力。在乎軍旅。而軍旅實主持其國。終不

肯相讓而和。就令南北喜和之人。聚而定一相讓而和之例。此安足以抵李督之軍旅。使不入賓夕爾勒尼亞省。惟米帥之軍旅。庶足以抵之。朕且望後能擊敗之。若以一紙寫就相讓而和。徒廢時日。終屬無用。如欲相讓而和。法祇有二。一與南部將士商定之。一於其軍已敗之時。與南部百姓商之。然言乎其一。絕不聞南部將士。有願相讓而和者。若知南人有是心。朕不至隱瞞其事。倘有人謂爲不然。是卽表其無所知也。朕甚願謂朕乃百姓之僕。依我國之國政。在彼亦與有責焉。今汝所不愜意於朕者。乃辦黑人之事。大約汝心與朕心。於此有異。朕終喜衆人之得自由。而汝則不然也。雖然。朕之所辦之法。亦非不合汝等之心。倘汝等喜保國。朕嘗想有一法。卽以錢財易黑人。而汝等則謂不願出購奴之款。然而朕之提議乎此。不過恐用他法以保國。其費將較購奴爲益多。乃汝不喜朕釋奴之諭。謂此非遵乎國政。欲使朕收回之。朕思國政以戰事之權付朕。使得爲軍旅之首。則彼旣視黑奴爲產業。朕亦何妨以產業稱之。蓋於交

戰之時。何嘗聞不論吾人與敵人之產業。歸爲軍旅之用。且世上之戰。有時能破除敵人之產業。即己之產業。未免破除而使敵人得之。惟此產用於宜用之時。實能助己而害敵。詎非應得之產乎。要之此諭若非遵國政。業已無效。不須收回。如其遵乎國政。則不得收回。譬之已死之人。終不能召其復來世上也。今汝等中有數人焉。以爲收回之。能助保國之事。然而向之抵制叛事而尚未下諭。已歷一載半有餘。其臨末之百日。猶謂叛人若復不歸合衆國。則此諭將下也。今下諭已歷數日。而戰事亦非不利。朕知我將軍中其最能獲勝之數人。必以爲下此諭并使黑人爲兵。大是擊敗仇敵之法。且有大戰一場。若無黑人當兵。何能奏捷乎。然凡有是意之將軍。固非極惡畜奴事。亦非屬於從衆政黨。乃祇就辦戰事而言。朕想汝等宜聽其言。勝於聽不諳兵法者之妄議乎。此也多矣。如汝等謂不願爲釋黑人而戰。而黑人則甚願爲汝等助戰。汝等謂願爲保國而戰。朕之下諭。亦甚願助汝等之保國。若當叛事已息之日。復使汝等往戰。

則汝可謂不願爲釋奴而戰矣。朕想我等用力以保國。使黑人不助仇敵。是實能減少敵人之力。豈汝等不以爲然乎。朕亦思若使黑人當兵。是代多少白人之當兵。豈汝等不此之思乎。然而黑人與他人等。非無欲達之目的。倘我等不有以予之。則彼必不肯爲我助矣。今之肯爲我等冒性命之險者。要有一最大之目的。卽其望得自由也。且我等固既許其定能得之也。方今之時。我等實大有幸事。江河之父。指密士失必河言已不被人阻撓。得以直流至海。此固須爲西北諸軍謝。然非獨彼等之功。以自東方來之兵。奮勇前進。而南方亦有白人或黑人來助耳。且東方陸軍之戰。如安底敦。如蓋替司步。其法實爲極優。卽撒姆伯叔之鴨掌。撒姆伯叔美國之俗稱鴨掌喻兵艦也亦不可忘之。以不論極深之海。或廣闊之海灣。或急流之河港。以及泥淤狹窄之小海灣。凡有水之處。固無乎不在者。朕替我極大民主國。爲我等所賴及所守之宗旨。亦替後世全世界之事。最感謝其一切也。朕知太平離此不遠。極望其能速來。亦能久駐。使我等得永保之。如是乃有

確實之證據。在於自由百姓之中。苟從投票上控至彈子。謂爭端漸起甚且致有戰事訴訟如是。必至輸其事而耗其費矣。且屆乎其時。知必有數黑人能記其口不一言。咬牙切齒。注定目力。堅用其槍嘴刀。實是可助全世界有如是之景象。亦恐有數白人。不能忘其用責人之心。與欺人之說。聊阻其如是之景象焉。雖然。我等不可速求其勝。終須爲定心并知節之人。亦須練習一切之法。則公義之上帝。於其善良之日。終能賜我合理之景象也。可無疑。按林肯所言如是。乃以簡捷之法。舉已往之事蹟。及其現在之情形。亦足見其所立之志。有何等之堅卓。不論政黨之魁。不論毒蛇之類。不論擾亂之匪徒。俱不能移之。時百姓知其可用力之時。即將用其力。此非從衆人之意而爲之。乃循一己之分而爲之。實可謂以民主之國。而暫變爲君主國焉。第藏於心而不明言之耳。蓋其時。美人之欲抗美總統。與俄人之欲抗俄皇帝無異。然所異者。尚有其一。即百姓多信之。亦願其爲獨主軍旅之人。是實美國之大幸。若內閣或大議院主持軍務。恐其不

能無禍。惟林肯既實若美國之主人翁。故其戰尙見爲得手云。然此戰可分爲兩時。其始之二年。乃美人學習戰事。使漸知此非盡人所能爲。必須有大才能者爲之主。林肯亦知其然。以故日究地理及兵法。亦屢試諸將。漸知何者有足賴。何者不可用。自是則不復有內閣之爭論及政府爭論一切之戰術矣。然又有一事在一千八百六十有三年。是爲事之至要者。於十一月十有九日。在蓋替司步地方。欲設立通國兵丁之墳園。有一優於口才之人。將演說之。迺請林肯爲大賓。幷請其說明尊此墳園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地。嗣此人之演說。曾歷二小時之久。而林肯祇有三分時所說者轉大有聲名。迄今不朽。其辭曰。八十七年前。我祖宗立一新國。乃從自由而生。欲遵此衆人平等之一語。乃國中有大戰事起。蓋欲一試我國或他國。若是之生。若是之遵。未知究能久存否。今我等聚會之地。卽經有大戰之地。我等之所以來。蓋欲爲捐軀殉國者。尊此地爲其葬身之所。是則所爲也固宜。然嘗精細思之。我等實不能爲之尊。我等不能

使此地爲神聖不可侵犯。實則此輩勇士。不論其生與死。曾力戰於此而自尊之。勝於我等之或增減其地之名譽矣。世人不深察亦不長念我等今日之所說。然永不至忘其當日之所爲。我等有生之人。轉宜被尊爲完所未完之助。以實有一絕大工程。在我目前。一念及尊貴已死之人。宜分外熱心。以行完全相助之事。亦宜立一高超之志願。使死者不至徒死。轉使此國賴乎上帝。能從自由而重生。且管理百姓。被百姓亦爲百姓之事。不至廢於世上也。

第八章　新造省政府

林肯初爲總統時。嘗謂我國合衆之例。乃永遠如此。無論何省。斷不能自定其離之。循是以觀。某地之戰事已罷。其喜保國之百姓。終可有權以辦該省之事。故林肯卽當交戰之時。仍保護其辦理省務之情狀焉。如田納西魯西安納阿干薩三省。其地之早歸於合衆國也實多。林肯不欲使將軍久領之。乃派以戰時之巡撫。此固非遵乎國政。從其權也。嗣林肯命巡撫與將軍同理其事。迨查

得喜保國者之人口册。意欲再行投票事。俾百姓得舉省政府如故。亦囑田納西省戰時之巡撫曰。新造省政府之事。終不可使不喜保國一流。得管理此省。以舉大議院之議員。蓋此事須付與實可倚任之人。否則不可使之干預也。且林肯亦不欲有投票不實之事。如魯西安納省。或欲舉不屬此省者爲之政府。林肯不許。幷曉之曰。自此地來之議員。非不可以已也。所不可以已者。即其有名之人。願任職以保國。且安分之百姓。亦極願舉之。反是而强舉北人。實可羞之甚矣。然而新造省政府之事。大抵欲造其一省之國政。林肯乃命其新造時。務須除其畜奴事。而其人或不服從之。且將軍與戰時之省政府。有時不能和協。幷使新造省政府之事。益形遲緩。惟林肯則猶辦其事。復下一諭。名爲赦免之諭。其文曰。赦免叛人之權。已寄託於總統之手。然亦聞叛人或自知悔。欲歸於合衆國。以助新造省政府。今朕許此輩之人。倘能明明立誓。願扶助國政與合衆國。亦願共助除此畜奴事。纔可稱爲百姓。除畜奴外。依舊得其一切之產

業與利益。或謂有首要數人。不可赦免。然若是者究屬不多。又曰。倘叛省之內。立誓以投票者。其數能及未叛時十之一。則國政府將許其成爲省。按此諭亦多舉其例。使辦事之人。可知宜以何法辦之。其下諭之時。亦嘗致書於大議院曰。此諭乃遵乎國政。非强人以立誓。然不肯立誓。終不能保護之。與喜保國一流同。且朕何爲欲下此諭乎。蓋各省各有新造政府之法。不若立一合衆通行之法也。至若除畜奴事。我等終不可辭其責。以當今戰尙未罷。其能力實在乎軍隊與兵法。苟非賴有兵士。何能保此願新造省政府之人。而不爲叛黨所害乎。要之林肯下赦免之諭。乃衆人所不及料者。故初聞之。類皆喜悅之。然未幾有大議院中數人。表其有殊異之心。其一乃生其妒忌。謂若是之要務。何可使總統辦理乎。其二乃不信叛人。且厭惡之。謂赦之若是之易。實爲有過。然而其一實稍有理由。以國政未明言何人得管理此事也。獨是辦一事也。總統與大議院不睦。或議員上與下不睦。實將有大禍從之而起。蓋持論不一。各有其解。

或欲重懲叛人。或不欲重懲之。謂不可驟許其再成爲百姓。以其喜立誓者。實非喜入合衆國。乃失其所望。不得已也。或從林肯之意。謂省既不可自定離此合衆國。則政府亦不能奪其一省之權利。且謂輕懲叛人。實爲聰明之法。時亦有謂宜許黑人投票者。然增此一款。是使其事更難。雖林肯謂黑人中之有智及與戰者。終須予以此權。然其視大凡之黑人。實若不甚靈明。終不能辦政府上之事。至大議院之論此事。或謂兵法之通例。不能用於極不肖之叛人。大議院不許之。或謂新造政府之事。均須歸我大議院辦理。必審定一法。使南叛省得以遵行。自此策一出。上下議員皆是之。而獻於總統林肯觀之。謂策中有言命此省除畜奴事。然朕助戰事。可以釋此黑奴。依國政所定。朕與大議院實皆無權以除其事。且策中有言叛省非屬於合衆國。是卽謂一省可自定其離之。朕不願簽之以字。時議員聞其不肯簽字。乃大怒其屬於從衆政黨者。且登於其報章而訾之曰。今總統事多擅行。奪我議院之權。是亦自欲爲霸人。是亦得

罪政府之諸公。是亦得罪百姓固有之權利。是亦得罪我民主國之宗旨。且戒之曰。君如欲大議院共助抵禦叛人之事。終須自循其分。不是須定其法律。祇須依順之。亦使衆人依順之。然必須讓大議院以新造省政府之事。夫從衆政黨之言若是。實有害於林肯。亦添從民政黨之勢。然而林肯不之顧。亦不之讓。直至其徂落之日。猶極思用何法以辦其事。其演說之末次。亦嘗舉其事。勸百姓終須委曲以辦之。且復有一事。足見其極有體諒南人之心。於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總統召集古賴德沙滿播德三君與商。謂終須許叛人之首。逃出其國。其餘亦須寛以待之。時雖未嘗悉錄其言。然不逾時。沙滿君即受南部祥思敦之降。許其將弁及省議員。若能誓保合衆國。必爲總統所容納。其百姓若肯安於所居。必爲總統所赦宥。亦不爲兵士所驚擾。惜其時林肯已作古人。內閣史丹登。受副總統長遜君之命。不許之。沙滿即自謂所爲如是。以此屆聚會。林肯固如是命之也。播德亦如是云云。嗣後政府所施新造省政府

之法。果不便利。因林肯乃早死。吾人不知其法之能便利否。或謂林肯之法。恐亦不可行。以其爲人太寬。亦太信南部之人也。然林肯之舉此法。固足見其心之仁矣。尤足奇者。以如是和藹之人。而能主流血戰爭之事。然不得不表其所存之心。絕不望戰時之榮耀。卽交戰之日。猶且極想其法。使國家可太平。可和睦。可興盛。而其所最望者。乃南北二部之復得相愛。所以許南人復其所棄之利。未免太驟矣。然其平素所定之大宗旨。及體察衆人之心。莫之或誤。要可謂林肯不至大有舛錯。如後日之大議院也。

第九章　林肯第二次被從衆政黨舉爲總統

前嘗言從衆政黨。多不悅林肯。卒至此黨之人。欲得一人代之爲總統。其時最不服林肯者。卽大議院是。十人中無一願再舉之者。以其人嘗有以勸林肯。或一而勸之。或羣聚而勸之。欲其如此如此。而林肯雖聽之。概不之應。其後祇依其自定而行。議院中人。以爲被其所辱。幷內閣甲愛斯。亦謂我等非實在政

府。因政府之中總統宜聽內閣之所定。而林肯獨不然也。且甲氏亦望代林肯爲總統。其友亦將贊成之。林肯雖知其事。而絕不之顧。蓋其心固望再爲總統。使得完成其戰事。以助新造南省之政府。然自知辦事之公義。亦極信百姓將爲之助也。迨甲氏求爲總統之事露。謂林肯曰。余願辭內閣之職。林肯止之曰。無傷也。卿不須辭。未幾甲氏本省阿海呵之從衆政黨。謂不願舉之爲總統。則此黨爲首者聞之。亦不至過於抵制林肯。然自是以往。林肯與甲氏。時有齟齬。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六月之杪。甲氏復辭職。林肯乃許之。先是密蘇爾釐省。亦有抵制林肯之事。其過惡畜奴事一流。以林肯爲太緩。常不放懷。欲得有一術。使從衆政黨將選他人爲總統。然至乎此時。屬於過惡畜奴事者。稍有智識。知林肯實助乎己。惟不悅林肯之人。欲開一會。望有數千人來集。屆期祇有四百人。林肯聞之。即披其案上之一聖經。至撒母耳前書二十二章二節。誦其凡困迫者。負債者。苦於心者。咸集就之。大衞爲其長。從之者約四百人之語。而發

爲一笑。實則此輩之人。不得百姓之心。其所舉者。卽林肯前所斥責之一將軍。其人自覺無用。乃於九月末投票之前而辭之。是年革里利亦力抗林肯。謂不可復舉爲總統。然抵制之者固多。而其友亦復不少。是歲各處聚從衆政黨之小會或大會。均謂定欲復舉林肯。又有多許之人。本不悅林肯者。然思戰事未罷。易一總統。必至有害。於六月初七日。從衆政黨至大之會。聚於巴的摩城。第一次投票。喜林肯者四百八十人。喜古賴德者二十二人。然喜古氏者。乃密蘇爾釐之代表。迨聞喜林肯者居其大半。彼亦願從之。此可謂代表之抵制林肯者。不復有一人。惟亦舉田納西省之長遜君。爲之副總統焉。至七月之杪。從民政黨聚至大之會。乃舉麥格雷倫。凡黨中爲首之人。以爲今年投票。必從民政者勝。以其黨一心以助麥君也。然此黨反至紛爭。雖其中有舉之者。而餘者固不力助之耳。革里利仍自謂屬於從衆政黨。又復訾議林肯。亦輔助從民政黨之事。且其時復有欲助南部一事。其愚尤甚。蓋人有從坎拿大而來。自謂南部

欽使。乃大維斯所差遣者。林肯知其僞。而革氏則視爲實。於新聞紙上。極謂其來乃欲求和。總統亦宜派人與之議。林肯曰。若然則不如派汝革里利往議之。夫此事固革氏所不喜。乃不得已而往。雖其後果見其虛。而猶且歸咎林肯。謂以其不肯許和故也。雖間有屬從民政黨者。喜保國而願戰。亦喜林肯而極願舉之。然甚以畜奴事爲憂。蓋林肯與革氏互論。有謂議和之旨。定須括保合衆及除畜奴於其內。於是有一從民政黨之秉筆員。謂若非南部許除畜奴事。林肯終不肯和。是則交戰之由。非所謂保國也。我從民政黨人。將何爲而助戰乎。時林肯聞其所論如是。以爲不如不答之爲愈。乃默然。蓋林肯終望戰事一成。畜奴事卽得以除。卽從衆政黨之聚至大會。亦明言欲除畜奴事。然使總統果明有是言。必有多人不願復舉之。以使其事之得成。所以於兩難之中。祗得擇其難之較小者矣。時從衆政黨中。嘗有一人奉書總統曰。各處之人。不悅我黨者爲多。其故有二。一、近時之戰。無有大獲其勝者。二、人皆以爲若非除畜奴事。

我黨必不願議和。亦以爲倘不提畜奴事。彼南部卽願議和。庶不至再行流血。余勸君終須一詢大維斯。未知其願如是否。林肯乃遣此人往力吉門。與大維斯商議其事。而後知其實爲不然也。然林肯實難而又難。以是年之夏兵數適患不足。祇得再爲抽丁之舉。雖百姓愈不之悅。然終不辭其職分。直至抽得五十萬人而止。以恆情度之。林肯難望復得舉爲總統矣。時從民政黨亦稍有爭端。然終不若從衆政黨之大也。

第十章　戰事獲勝及林肯再被百姓選爲總統

米帥於勿吉尼省之戰事。實無可特加品評者。然而經一大戰。必休息一時。再戰亦必再息。此法實太形遲緩。不可以久行。北人知古賴德之在西方。已有戰功若是。謂必須召其來勿吉尼。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三月三日。林肯命其爲總元帥。位在赫帥上。初八日。古帥至華盛頓。卽整頓往勿吉尼之戰備。自是林肯將一切之務。託於古帥之手。而其最足奇者。古帥思此地宜用何法。適定前

二年林肯所定之法耳。四月十有三日。古帥備齊一切。即將啓行。林肯乃畀以送別之書曰。朕欲說明愜卿所備之事。卿所辦之法之精密處。朕不欲知之。倘猶有所缺。卿其爲朕言。古帥覆之曰。凡事皆從我心。凡所需之物。亦已爲我賜之。奇甚感甚。倘後此不副獲勝之望。固非君之咎也。林肯接讀斯言。知必有驚奇不已者。以勿吉尼省之凡爲元帥者。於其分別之時。嘗有謂後能獲勝。亦非政府之功。則古帥誠夐乎異矣。五月初四日。古帥果進發。率其部下十二萬餘人。以敵李督部下之六萬餘人。首次相遇於曠野。交戰三日不輟。其後古帥從左進攻。向前而不曾退後。李督最奇之。如是者數次。乃得向左繞李營而往。此一月中。北軍共失四萬人。至二十六日。古帥奉書林肯曰。以余觀之。我軍定可獲勝。即兵士所見亦若是。蓋君之賜下糧餉等物之速。實大有以助之。按此言與前之元帥之言。亦大有異也。六月之初。古帥果率軍隊至力吉門之外濠。然非有大勝。北人猶不極尊之。至七月間。有一南部之將軍。率其騎兵從舍難陀

過畧而來。幾破入華盛頓城。古帥聞之。即遣二隊兵士來援。正在危急之時。其兵適至。南軍乃遁。倘稍遲數小時。知已爲所破入矣。然而北部之人。大抵謂交戰已歷三載。幷華盛頓尚不得爲穩妥之地。要是林肯辦事不善之所致也。在南部地方。沙滿力攻祥思敦。亦無大勝。幸大維斯不悅祥思敦。命呼達代之。呼氏之才。遠不逮祥氏。故沙帥急擊之。以大捷聞。亦得日爾日省之亞的蘭得都城。九月初三日。沙帥電知總統。林肯即謝之。自是可望此年之投票。庶從衆政黨獲勝矣。時林肯亦派歇立但君爲將軍。往舍難陀過畧。九十月間。三戰三勝。南軍盡被逐出。不復留於此畧間。此亦大助從衆政黨者也。從民政黨聚至大會時。極言戰事之不利。迨其會既散。纔聞此大勝之事。致使北人不甚信從民政者之所言。所以是夏不甚重林肯之人。至秋乃復重之矣。且北人知南部之人。極望麥君得舉爲總統。以爲如是而和可以速。亦國可以分。然林肯未嘗施他術以籠絡北人。若非人人信之。終不願復舉爲總統也。時從民政黨人有謂

度林肯之意。倘國家不復選爲總統。投票後四閱月中。彼將用其工夫。以壞政府事。林肯聞知之。乃演說於衆前曰。朕平素用盡吾力。以保護政府。未嘗欲壞之。朕亦特用吾力。使他人亦不能壞之。依國政而行。無論何人。此次得舉爲總統。至明年三月初四日。纔可蒞任。朕於此數月中。將用一切之力與法。使後來之人。辦事得以順遂。此乃朕之對百姓之分。宜循國政之所宜行也。倘百姓不顧其國家。不顧其自由。遽定與之議和。此乃其關乎己之事。亦隨其所喜而行。朕無權與例可以抵當之矣。且其時復有一事。實足見林肯之心。彼以爲勢不得復爲總統。如是則必有四月之久。已知百姓不悅之。而仍須辦政府事。迺於八月二十六日。以一紙寫其意曰。今晨與前數日無異。要難望今之政府。復爲所舉。然百姓果選他人。其人必不能獨保國之不分。若然則後此四閱月中。終須以將爲總統者。協朕之所辦。使其於未蒞任之前。得習慣其保國之事。寫畢。林肯即摺其紙。不使人見其何所書。祗請內閣各簽之以字焉。迨至投票之日。

又足見林肯之極信百姓。而不信狡詐之法者。實本於其智。蓋其票果較麥君多至五十萬也。林肯於是夜。未曾早眠。直至次晨二句鐘。纔知又得被舉。乃歸時有多人聚而欣羨之。并請其演說。林肯乃語之曰。朕終望今日之事。於國家大有裨益。或使國家得轉禍而爲福。亦未可知。然朕嘗細察朕心。所樂者非在乎已之得勝。亦不喜覓人之罅隙而使之負。朕實感謝此位。全能上帝能顯明百姓之志。以保自由政府與衆人之權利也。越兩日。卽十一月初十日。又有一羣從衆政黨人。聚於其宅。請其演說。林肯乃復語之曰。自來有多許之人。謂政府事之所最難者。使一則絕不奪百姓之權。一則於急難時而能自保其權。今者遇有叛事。正是試我民主國究若何。且叛事未已。又須選一總統。更是試我國喜保國之人。果能合而抵敵叛事否。若各黨有紛爭之事。在乎其中。豈合衆之例。不爲所壞乎。然而投票之事。是實不可以已。有自由政府。必有投票以定之。倘叛事益大。使我不能有投票之事。此可謂叛人勝而得壞我矣。若夫投票

之競爭。不過表明人心之誰屬。矧人心固不至相遠。知下次亦必如是。倘遇有試驗國家之事。終與現今之人。或弱或强。或愚或智。或賢或否。而無所異。所以觀現今之事。不須存修怨之心。當思可於此而得其訓誡焉。然投票之事。不美者固有之。而其美者亦有之。蓋欲表明我民主國。於背叛爭戰之中。猶得遵例而投票。此固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且投票之事。實表見北人亦壯健。亦强毅。以顯明同黨之人。亦百姓之所深喜。亦即極望保國以抵叛人者也。而其尤表見者。彼之爲國而往戰。實足增我愛國之德也。夫錢財固爲要物。然勇於愛國之人。實較錢財爲尤要。方今投票事畢。而叛事固猶未已。則喜保國之人。益宜同其心而協其力。若朕則平素助以全力。不至阻其事。蓋絕不欲無端而使人不悅也。今朕雖自覺復舉爲總統。是大爲百姓所稱羡。亦感謝全能上帝。能感動百姓而使其舉之。然思人或失其所望。終非朕之所喜也。如是則須請向與朕同志之人。爲異乎朕心者發明此意。幷請汝等爲海陸之勇敢兵丁。與有才

之將領。三歡呼之。按此屆之投票。在新造政府之省。曾請林肯董其事。林肯卻之曰。此與總統無關也。其後田納西阿干薩二省。果有投票事。而亦以林肯應其選。然大議院之於省政府。苟不遵其所定。則不欲其新造之。且謂不獨二省然。外此復多有叛省。於投票之日。紛亂實甚。不足爲據。乃舉其策請林肯簽以字。而不知是實使林肯爲難。蓋林肯於此二省之政府。向已認爲新造。若於今而又復簽字。此乃不踐前言矣。故其後雖已簽以字。猶復致書大議院曰。朕之簽字於此。祇許此屆投票爲無效。而固非謂此省尚未新造政府也。然而大議院曾收西勿吉尼所投之票。實則此省與田納西阿干薩無甚異耳。且林肯嘗自謂復任總統。非爲一己而喜。乃乘機以表其實。然非誇也。蓋其辦政府上之事。固爲國而非爲己也。十月十有二日。大理院院長逝世。照美例。總統須擇一人以代之。雖其時甲愛斯之友。曾舉甲愛斯。而林肯則實有所難。一以甲氏嘗評議林肯。謂其心雖善而其才實低。又其望代爲總統。實設想非理之法。一以

林肯之友。亦有欲得此位者。然林肯細想之。知惟甲氏之才實稱其職。所以一派定之。大理院各員亦歡迎之。

第十一章　林肯第二次蒞總統之任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有二月。大議院聚會。不論南北人。均知北部之軍。不久必獲全勝。時古帥將攻入力吉門。沙滿從日爾日省。率兵直往海邊。多瑪於是月中破南部祥思敦軍隊。且南部海軍。幷一艦而無之。由是而或欲速於議和。以大擾林肯。所以林肯致書大議院有曰。我北部於近四年中。其爲戰事而殞軀者。固屬不少。然百姓之數素多。且其志仍欲保合衆國。要不得謂力之已盡。今欲完全其事。將如之何。以朕觀之。若僅與南將軍商量。實爲無用。不許分國。終不肯和。彼既不我欺。我亦安可自欺乎。惟南部之衆百姓。倘欲投降而得太平。可一一置其軍器。以誓保國政。是實絕無所阻者。若戰事能如是辦理。我北部軍隊。終不至往擊之。且卽將遵國政以新造其政府焉。夫林肯所言若是。其

詞氣實和婉之甚。不意時復有一人。謂南部定欲講和。而於是極擾之。嗣林肯卽命其向南而往。既遇大維斯。而彼果不之從。然此人固謂其餘終喜乎和也。林肯曰。若然。則朕願接受其專使矣。大維斯乃遣委員三人來。林肯派西華君與之議。囑以事之不可已者三。一政府之於各省。仍其向有之權。一釋奴之諭。各省必須奉行。一南部之兵。概棄其所用之軍械。逮乎次日。林肯亦親自往議。而彼之三委員。反覆其詞以誘林肯。欲使之稍輕其條例。後林肯復發有名之一喙。謂不能與抗政府者議和。有一委員曰。昔英皇沙爾第一。亦嘗與抗政府者言之。徵以史乘。議和實無乎不可。林肯曰、然。其後百姓斬下沙爾之頭。於是委員無可以對。要之此次之會議。實爲無益。祇足表林肯之智而已。然而林肯於互論之時。見其人業已膽怯。以爲大維斯雖若驕蹇。而南部之百姓。終可望其復歸於合衆。所以亟想其法。欲使此輩易降而不至過辱之。然其請大議院許出金錢四百兆。以贖黑奴。而內閣竟無一人喜之。則祇得置此法於不用矣。

三月初四日。林肯重蒞任。又須演說於衆前。迺曰。同胞兄弟乎。朕第二次蒞任之說辭。不須如前次之精而詳也。蓋任事之初。不得不細論辦之以何法。今已歷有四載。嘗演說數次。以表明辦戰事若何。故於今不復有新意焉。夫戰事尙屬順遂。乃汝等知之。至後日之事。不須先言之。然而朕有一大望。將來卽可告成矣。猶憶四年之前。我等雖急於備戰。然猶欲設法使可以不戰。假使一有謂保國而可不用戰。一有謂分國而可不用戰。豈不甚願。然而彼則曰國不分寧出於戰。此則曰國不合寧出於戰。則戰事起矣。是時全國之百姓。黑奴居八之一。人皆知分與不分之均爲黑奴也。南部定欲固其廣行畜奴事。不然則寧分其國而政府終謂不許其廣行。是彼此均不料交戰至若是之大且久也。均不料戰事未罷。而其所以戰之事得已除也。彼此均以爲易勝。絕不意太平之景象。與前日有如是之異也。且彼此同是讀此部聖經。禱告此位上帝。懇求上帝保佑。以攻其仇敵。乃人之膽大如是。至懇求公義上帝。助其使他人下汗而已

得喫飯。斯亦奇甚。然而我等勿議人。恐見議於人也。夫上帝不能兩有所允。聖經云。禍哉斯世。因有陷人於罪之事。陷人於罪。固所難免。但陷人於罪者禍矣。我等因而思美國之畜奴。是實陷人於罪之事。自上帝觀之。固謂爲事之所必有者。然其時已至。蓋欲除之矣。且其使南北有兇惡之戰事。可謂爲禍。即宜歸於陷人於罪者矣。此豈上帝別用其法。有異於衆人素所敬信之心乎。我等極望能虔心禱告。俾戰禍可以速已。然上帝倘定於不已。直待我等耗盡二百五十年黑奴勞心力所得之財物。且將於黑奴滴滴被主人鞭出之血。而償以兵士所流之血。則我等惟有照三千年前所已言者。主之律例。極確實且至公義也。夫我等固望無一人之有怨。能衆人之相愛。然堅固在乎眞理。照上帝眞理之所顯。則我等宜用力以畢目前之事業。療國家之瘡痍。幷護助往戰之人。以及因戰而作孤寡者。蓋無論其在於我國。無論其與他國往來。要須成一關於保護一切。至公義至永久之太平也。按林肯所論若是。乃英文名作中之一。且

林肯亦自謂此次之論說。卽朕之所最要者。然一時恐不爲他人所聽受。以人多不喜人之謂其不遵神旨也。然以朕思之朕之出是言也固宜。倘有所辱其歸於朕可矣。

第十二章　除盡畜奴之事

林肯下釋奴之諭。幾失其照國政所有之權。且或有口說總統助戰事可下此諭。而其心實竊議之。蓋照天理固可以行之。而照國政則似乎不可行。卽林肯亦自謂此諭非遵乎國政。然不下以此。不可以保國。所以變爲遵國政之諭也。按此諭之下。實有助於戰事。雖黑人戰鬬之力較遜於白人。然可使其守保障。作工程。誠大爲白人之助。嗣其數漸至二十萬人。雖多有充軍營之役者。而當兵者實居其大半。林肯曰。朕若不下此諭。不能得此輩之人。倘彼不我助而反助南人。則我不能再戰一閱月矣。然此諭不足以除畜奴。而其事仍存。林肯乃悉心籌畫。而欲除其事。與過惡畜奴者同。雖前嘗勸新造之省政府。定其除畜

奴之新例。然猶恐其後將此例塗銷。要之欲永除此事。祗有一據實之法。卽改國政是。（美例如欲改國政須大議院三分之二又各省四分之三允之）於是林肯力圖之。然總統向無是權。祗得設法以感大議院。雖其上議員甚願爲之助。而無如一舉其事。下議員之不允者。浮於三分之一。林肯卽謂從衆政黨之首曰。我黨聚而舉總統之時。終須定一黨例。幷望於此例中。提明國政宜改爲許除畜奴事。爲首者乃從林肯之言而行。謂叛事之力。乃從畜奴事而來。且其事不協民主國所宜有之例。如欲保國。必須除之。而除之之法。終須改良國政。不許國中復有此事。時毒蛇一類聞之。乃大怒。甚或勸林肯收回釋奴之諭。林肯答之曰。是乃朕之所終不願也。朕此生不肯將已釋之人。而復使爲奴。倘百姓囑朕收回。朕將先辭朕職矣。按從民政黨人。嘗謂南部不許除畜奴事。林肯終不肯停戰。然吾人以爲此非林肯之所自主。乃出於不得已耳。或問此次與南部商議。何以提及除畜奴事。而謂爲不可以已。則曰。此乃聰明之法。無論畜奴事之除與否。大維斯終不願和。

如欲保國。必須擊敗南部。倘得擊敗之。卽可同時而命其除畜奴事。此所謂不加格外之力。而可加格外之利也。蓋自林肯觀之。倘費如許之財物與人命。祇能保國。而不除所以分國之事。是實大謬矣。然而吾人又可謂林肯之於南部。倘自定其不許除奴。則我卽不與和。此實無其權也。林肯之心。深知南部之人。終不願以不除畜奴事而和。要祇有改國政一法。可稱爲穩妥耳。百姓亦知其有然。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秋間之投票。其選從衆政黨人爲大議院議員者。較前次爲更多。是足見其喜改國政也。惜新舉之議員再閲一年。纔得擔任其職。而林肯之於國政。則極望得早日改之。迺復致書大議院曰。朕請諸君復議改國政之事。百姓已表明其喜此。倘汝等不肯改。下屆大議院亦必改之。方今共宜保守合衆國。豈汝等不當從百姓之意乎。況百姓以爲保國之事。必須除畜奴事以迄於永遠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正月初六日。大議院開議。至二十八日。始詢意。幸有從民政黨數人。願助其事。所以不止三分之二是之。其時不

論會員。不論來賓。均大聲歡呼且外閒鳴礮以致賀。然是日不欲事事。乃散會。已而有多人聚於林肯前。請其演說。林肯祇答以數語曰。朕欲爲汝等賀。因一大事幹。今將完成矣。嗣後各省亦即允之。（美國國政此次之改是第十三次一不論畜奴事不論强人事己之事除罰罪犯外不許行於美國或美之屬國二大議院可有權定合宜之例以成其事）

第十三課　破入力吉門及林肯被刺

林肯第二次蒞任。至其死之日。僅歷五星期。然多有義舉在其中。可抵他人之畢世焉。蓋林肯自覺其任之重。一以有兩班人爭鬬歷四年之久。今又欲同爲兄弟。將何以處此。一以數兆百姓。向爲奴僕而今得爲自由人。要有難事多從之而出。誠可謂辦太平之事。須較辦戰事而多用其智矣。林肯重蒞任時。彼李督以部下之兵。逐日逃逸。乃通知大維斯謂再閱數日不能復保力吉門。古帥亦知不久卽可攻入。祇恐李督之軍隊。乘夜而遁耳。然古帥之所防者正李督之所欲爲。雖於三月二十六日。忽出而攻擊古軍。然終歸於無濟。四月初二日。

乃復通知大維斯。謂今須離棄力吉門。所以南部政府遂於是夜逸去。初三日。林肯往勞古帥。次日。入覽力吉門。此地之房舍多被南軍逃時所焚燒。亦有狂醉之人。成羣結隊。呼逐道路間。且其中仍有極怨林肯者在。而林肯不顧之。入城行三四里。幸人皆不之識。不至羅禍。時李督正率其兵而奔。越六日。古帥將追及之。至初八日。於雅伯慢得審判廳地方。復遇歇立但所帥之騎兵在其前。自度終不得脫。乃請古帥往議。古帥即往。亦以優禮待之。至寫降書時。古帥極慷慨。極寬容。許其願棄軍械之人。得攜其行李與馬以去。李督復請古帥賜之以糧。以兵士飢餓已甚。且僅有二萬八千人。其數實已少矣。要之力吉門已破。李督已降。是即戰事之結局。二十六日。祥思敦軍隊亦降。至五月十六日。乃擒大維斯。先是有多許之人。於四月十一日。聚於林肯之宅。請其演說。林肯乃出而畧語之曰。汝諸君勿歸功於朕。因現今之程度。皆從古帥。與其聰明將弁。勇敢兵丁之功而來。後又舉前所說新造省政府之事。勸百姓終須宛轉以待南

人。此乃其末次之演說也。攷林肯被舉爲總統之後。素有兩項人最擾之。一爲欲得位置之人。一爲自謂欲行刺與謂人欲行刺之人。然林肯不甚防行刺之事。前固謂其往華盛頓時。從友人之勸。防被刺而易其途。然其心則不欲如是。蓋自是絕不顧危險。往來華盛頓。如常人然。後史丹登强其許一侍衛隨之。而此實非其所喜。嘗有友勸以愼防一切。而林肯或作答辭。或作笑言。以自明其不怕死。謂人卽極其審愼。若不鑽入鐵匱。終不能保身完固也。是月初九日林肯偕其夫人。乘舟波達麥河觀一南部之城。夫人曰。城中盡我之仇敵。林肯慰之曰。是不足憂。蓋其心以爲南與北。不久定能相愛耳。四月十四日。卽耶穌受苦之日。是夜林肯偕友往觀劇。竟遇害。或謂其被刺於耶穌受苦日。實爲協宜。時林肯坐於樓房特等之座。約九下鐘後。突有人進而擊以槍。遂躍下劇場。大呼臘丁文曰。霸人必須以是待之。語甫畢。亟從後騎馬而逸。有識之者。謂此亦優伶。名曰蒲得。其人年尚輕。性最驕。尤嗜酒。常在醉鄉中。而其所以刺林肯者。

實祇爲邀名。而非爲復仇。卽稍欲復仇。而要亦不遂其心。蓋林肯一時昏暈。不省人事。至十五日晨七點二十分鐘而氣乃絕。是實刺殺南人之一好友。且一有權於北部之友。而南部無其人也。蒲得潛避十一年。後爲騎兵獲而誅之。然其時欲害北部政府者不止蒲得一人。實則結有一黨。復欲將副總統與古帥及內閣中人均暗殺之。後西華君果受刀刺。而幸不至死。然未幾而獲得兇犯八人。其中四人處以縊刑。四人監禁終身。要之蒲得之所爲可謂狂愚之至。蓋林肯臨死之日。實爲世上最要之生人。以如是最要之人。在如是最要之時。史策中實不數數覯者。而不謂一沉湎猥賤之人。一時膽大若是。能傷一生命。卽億兆百姓所賴以得生命之一人。倘林肯仍得在世助新造之事。使美國史若何改觀。是實吾人所難言者。或者事能順適。或者事至空虛。蓋不可以預定也。然其生前之事。洵足訓誡吾人。而使之自喜考察矣。自林肯爲總統以迄於今。僅僅五十年耳。然而此數十年之中。除拿破崙外。要是林肯被作史者多談論

之。蓋凡國家有名之人。皆可窺測而知。以講明其能任大事之原因。及其性質與經濟之大略。而林肯則宛若獨立。令人窺測而無從。故凡錄其行述者。雖細說其爲人。或至爲溢美之辭。而要不得謂其所說之完備也。嘗卽向所已錄者而綜觀之。要皆不能無憾。蓋人人各有其說。殆以林肯之性量寬闊。所爲宛許此考察之者之心歟。或謂林肯類索士比亞。有世間特別性質在其中。是言誠非差繆。蓋其年少之時。似一粗鄙無學問之人。迨其後。得成爲最要最大之人。而能極信上帝。則自幼宛居於平地。至長宛棲於星宿。誠可謂其已歷特別性質者之境矣。然其性質之所最要者。卽其能表明衆心如一心。故無論其形貌之雅與俗。要能代表衆百姓之意見者也。嘗謂林肯乃最要最大之人。非恆人所能與之比。或者世上有名之人。如愷撒。如阿蘭治之維廉。如克林威爾。如拿破崙。如華盛頓。尚可以比之。然而可比者。亦祇林肯所不能成之事。蓋欲援一例以定其人之要與否。世上苟有可際之時。可乘之機。有腦力如愷撒拿破崙。

終能出於人上。惟林肯若不遇絕大是非之事。或不能出於人上。則其所要者。可謂較拿破崙爲遜乎。蓋吾人知林肯所行之事。世上斷無一人能如是之美也。然欲行此事。不獨是最難。且與人之所謂難者異。所以林肯非他人比。吾人不須爭辨林肯爲大。抑華盛頓爲大。以若是之論談。終歸於無用耳。夫林肯宛若世上獨立之人。吾人宜視爲永宜鄭重。如極悄寂。極威嚴。極奧妙。不可測度。不可思議之人也。

美國大總統林肯傳卷下終

威廉振興荷蘭記

威廉荷蘭名王敍其信奉耶教以興其國二册價洋二角五分

英興記

英王維多利亞登基以來興盛事跡二册價洋一角五分

列國變通興盛記

論日俄印度緬甸安南之變興一册價洋一角五分正

五大洲女俗通考

是書備述五洲各地風俗之源流凡世之風化多由女子而起女俗既良其國自興故以女俗名焉共計十集有畫圖千餘幅大本二十一册價洋六元

政史撮要

政學社會撮輯其要足以灼見古今各處之情形一本價洋三角